

賀天相青集

賀天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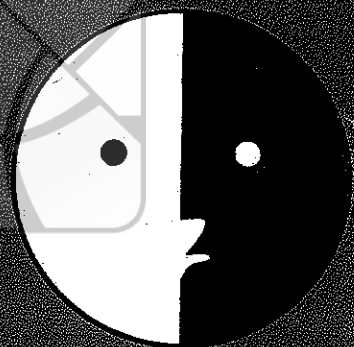


野草
出版社



賀天相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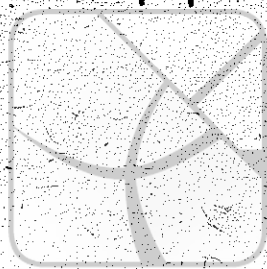
賀天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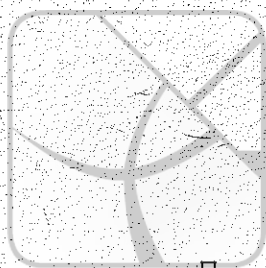
野草
出版社

賀天相青集

賀天蒼



野草 出版社出版



目 錄

開場白	
教育專家	1
士別三日	16
詩人的才華	27
艷福不淺	40
出名有術	56
豐富語言藝術	69
朋友有通財之義	78
誇誇世界	90

開場白

這些年來，我已經越來越識破自己這一大把年紀畢竟是白活的了，一來不敢偷江山，二來不敢盜公侯，三來更不敢沽名釣譽，白天四處奔跑，夜里埋頭伏案，這樣勞勞碌碌，只不過爲了混一碗飯來糊口而已，看樣子，再活下去也是沒有多大出息的了。

殊不知就在這識破自己沒有出息的當兒，野草出版社竟一再來信，催促我把幾年前所寫的「相聲」整理起來，付梓、出版，而且，更多事的，還要我寫一篇「不打自招」的「序」。

這已經是三個月前的事了，這三個月來，我委實找不出一點屬於我自己的時間可以來寫一點屬於我自己的文字。

今天是農曆丁巳年元旦，一年辛苦，難得有這麼一天，既不必出去看那幾張我不願意看的嘴臉，也沒有我不願意看的嘴臉前來看他們不願意看的我的嘴臉，而且，更難得的還是這一天，我的那些兒郎們，也都不願意拿我不願意看的「功課」前來向我「請教」，二三子此刻都乖乖地在客廳里席地而坐，欣賞電視上的「新年特備節目」，快樂的陶醉在他們「盛世黎民」的幼稚美夢之中了。

我因此得以利用這良辰佳節，僥倖在我的房子里一張四呎見方、舊書堆積如垃圾桶的寫字桌上，利用一篇我許多年前參加一個文藝座談會的講稿，來改寫成這篇「不打自招」的「序」，拿去「敷衍塞責」。

不過，在改寫之前，我是應該在這裡先行說明一下的：

想當初，我寫這些所謂「相聲」的玩意兒，完全是一種「無心插柳」的事。因為我生成就不是一塊可以搞什麼表演藝術的「料」，要粉墨登台更是談何容易。就算寫這些玩意兒跟搞表演藝術沒多大關係，但我在搞「文藝」這撈雜子的那些年頭，也壓根兒就搞不出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成績可以吓唬人的。（要不然早就尋了個「教授」、或者「講師」、或者等而下之，尋個「作家」來玩玩了。）但是，沒想到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間的「無心插柳」，遂使「相聲」一寫就是三年，說來真是他媽的十分莫名其妙。而從一九七四年以迄於今，這玩意兒却又是隻字不寫，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說？也不說。至於以後還寫不寫呢？此乃天機不可洩露，山人自有安排。

本來這些玩意兒寫了也就算了，連那三年里所賺的稿費都花得一乾二淨了還提它幹嗎呢？（由此可見，寫稿所賺的錢也和賭博所贏的錢一樣，是不可以「做種」的。）却偏偏這許多年來，許多寫文章的朋友都來鼓勵我把這些玩意兒拿來出版集子、問世。我現在這一大把年紀的人，對出書這玩意兒是沒有多大興趣的，所以，經大家的一番鼓勵之後，我是從來不會泛過一絲什麼得意的微笑的，當然，也不會去找什麼門路，因為，這年頭，找吃飯的門路畢竟是比找出書的門路更為重要的，是嗎？

可是，這一次不同，野草出版社是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千辛萬苦之中搞出來的，要是我還懶洋洋不整理出版，就太對不起朋友了。

然而就在我整理這些稿子的時候，終於又發現了這些玩意兒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油腔滑調」和「反腔背調」

或者「南腔北調」的貨色，這些話講多了，實在是有損於我平素爲人的「厚道」，而且，其中對某些得志與得意之士的諷刺、挖苦、譏笑、揶揄，頓使我覺得我的「八字」之中，突然變得什麼都不缺，就只是「缺德」。

他媽的，咱家的「德性」本來就不是這副模樣兒的。想當初，咱家年輕的時候，說來真是可以吓死人的。那當兒，非三代之書不敢觀，非聖王之志不敢存，那副道貌岸然的尊容，照起鏡子來，簡直就連自己都得退避三舍。

想到了這一層，這本集子又一度打算不出版了。因爲我覺得我到了這一大把年紀，「修辭雖無人見，存心應有天知」實在是不應該再去得罪太多得志和得意之士的，最低限度，是應該爲兒孫們積點「陰德」，免得二三子長大之後，寫了幾篇「作文」，就要填表格申請「晉級」、申請「編課本」、申請「做作家」、申請「當講師」，尤其進者，申請「擔任教授」。

可是，不幸得很，野草出版社的來信，是一直催個不停的。野草出版社是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千辛萬苦之中搞出來的，就算得罪了太多得志和得意之士，也得再搞下去的。

於是，算了。

「陰德」的儲蓄，等這本集子出版之後才開始吧！反正人家大壞蛋臨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才來後悔生平「行十不善，手常血腥」，即刻就可以陪耶穌先生上天堂玩樂去了，我寫幾篇「相聲」能算老幾？至於那班被這本集子罵了幾句的得意與得志之士，算他們「衰」好了，反正我們這兒的雜文家和雜文家的老婆，不是動不動就拾人牙慧、大言不慚地說「雜文就像匕首和投槍，要對准敵人的要害，狠狠地刺

進去」嗎？苟不論他們所說的「敵人」，是不是我們所說的「友人」，但這種「狠狠地刺進去」的玩意兒，却是他們教會了我的。

寫到這里，却又不期然的覺得，把這些話拿來當作「序」也就差不多了，剛才想要拿來改寫的那篇座談會講稿，不用也罷！

這是想不到的，半小時前興緻勃勃，想要拿來「敷衍塞責」的一篇稿，半小時後，寫了幾百個字竟然就改變了初衷，可見我到底還是一個「三更想，半夜反」的人的。像這種人，活該到了這一大把年紀還沒有出息，看來要成大器是更難的，要不然，大年初一何以還埋頭伏案，寫這些使得志與得意之士看了不大開懷的文字呢？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教育專家

甲：教育乃立國之根本。

乙：百年之大計也。

甲：是故，俗語說得好。

乙：俗語是怎麼說的呢？

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乙：是啊！那您受過教育了嗎？

甲：廢話，你沒有看出我這人一臉上都是書氣嗎？

乙：哦！賭輸啦？連褲子都押給人家了嗎？

甲：廢話，我這是書香世家的書。我這人是世家子弟，自幼秉承庭訓，讀聖賢之書，讀三代之書，讀三世之書，讀書而決不賭輸。

乙：這麼說，您受過教育。

甲：我不但受過教育，而且，我還主張人人都應當受教育。

乙：務使教育普及，國家才能富強。

甲：而且，我對於教育，向來是有專門的研究。

乙：研究過教育。

甲：而且，我對於教育的研究，向來是很有心得的。

乙：噢！有獨特的見解。

甲：而且，我對於教育研究的心得，向來是不傳人的。

乙：噢！傳多了就不靈了。

甲：不！傳多了，我就當不成校長。

乙：那，您在那兒當校長呢？

甲：我？哦……沒有。

乙：噫！您沒當過校長，還談什麼教育呢？

甲：廢話，聽你這麼說，就知道你這人不懂得教育。

乙：我也沒說過我懂得教育。

甲：就算你懂得教育吧，聽你這麼說，就知道你對教育沒有研究。

乙：我幾時說過我研究教育的？

甲：就算你研究過教育吧，聽你這麼說，就知道你對教育的研究，一丁點兒也沒有心得。

乙：我幾時有過心得來呢？我……

甲：就算你有了一點兒的研究心得吧，聽你這麼說，就知道你那心得也比不上我這心得。

乙：那，您的研究心得，為什麼不早說出來呢？

甲：為什麼？早說出來？讓你長學問？你當我這兒是學校？你交學費了嗎？

乙：那……

甲：心得是有，就是不說。

乙：這跟沒有不是一樣嗎？

甲：廢話。我不說出來，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學問。

乙：那您就請說吧！

甲：我那心得啊？

乙：是啊。

甲：就是……我那研究的心得啊？

乙：是啊。

甲：就是……我那教育研究的心得啊？

乙：是啊。就請您說出來吧！我也想長長見識。

甲：我那教育研究的心得啊，就是……

乙：就是……

甲：就是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

乙：嘻！這就是您這位教育專家研究出來的心得啊？

甲：是啊！專家的理論是永遠錯不了的。

乙：這事兒誰都知道，人家三歲小孩兒也都知道。

甲：廢話。這事兒誰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乙：報紙上時常有人在提倡母語教育，您有看報紙嗎？

甲：報紙上說，明年度華校新生人數只佔全部新生的二十巴仙。你有看報紙嗎？

乙：哎呀！

甲：這就足以說明許多許多的人，並不明白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的道理。

乙：華校新生銳減了，這麼一來，華校教員可不就要過剩了嗎？

甲：可不是嗎？

乙：悲哀啊！

甲：幸而還有一個人，良心清白，他不忍坐視。

乙：噢！這人怎麼樣？

甲：此人，「半生憂患，十載干戈，歷盡了榮枯之場，堪破了生死之門，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啊！

乙：這是……

甲：觀文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史，都督諸路軍馬，特授少保，信國公文天祥。

乙：嘻！您提人家幹什麼呢？

甲：啊？

乙：我是說誰不忍坐視啊？

- 甲：坐視什麼？
- 乙：坐視華校的新生銳減，教員過剩啊。
- 甲：哦！你是問我誰不忍坐視華校的新生銳減，致令教員過剩的危機，是嗎？
- 乙：是啊！這人是誰呢？
- 甲：賀天，賀大人也。
- 乙：噢！這人……………還活着嗎？
- 甲：廢話。賀天，賀大人活得很健康。
- 乙：那，他現在那兒？
- 甲：他麼？遠在天邊。
- 乙：天邊？太遠囉，實在難以望其項背啊！
- 甲：近在眼前。
- 乙：噢！就是尊駕您哪？
- 甲：豈敢？豈敢？本人正是賀天、賀大人也。
- 乙：那您為什麼不忍坐視華校新生銳減呢？
- 甲：華校新生銳減了，華校的教員可不就要過剩了嗎？
- 乙：是啊。
- 甲：須知，教員並非不食人間烟火的活神仙。
- 乙：他們是血肉之軀。
- 甲：到那時，你想他們吃什麼？穿什麼？光喝西北風？穿草裙啊？行嗎？
- 乙：這成何體統呢？
- 甲：是故，上天有好生之德。
- 乙：哎喲！
- 甲：本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故，我賀天賀大人要拯救他們。
- 乙：那您是怎樣拯救他們的呢？

甲：要拯救他們，最良好辦法，莫過於先請我擔任校長。

乙：嘿！我看您哪，您是「橫笛兒吹火」。

甲：這話是……

乙：到處洩氣啊。

甲：不，我啊！我是「高山上點燈」哪！

乙：這話是甚麼意思？

甲：我的名（明）頭兒大哇。

乙：您名頭兒大？

甲：教育專家嘛！

乙：瞧您這副長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您要拯救他們？

甲：是啊！沒有我，他們就不能得救。

乙：爲了拯救他們，得先請你擔任校長？

甲：是啊，要是沒有校長當我就不幹，就是要幹我也幹不了。

乙：我看您啊！您是自己想當校長過癮，然而却美其名拯救他們。

甲：廢話。這是我的處境引起的誤會。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得先擔任校長，我才能够拯救他們。

乙：這爲什麼？

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呀！

乙：噢！

甲：「仁人政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乙：偉大。

甲：嘿嘿，羞愧，羞愧。

乙：哪，您擔任校長了嗎？

甲：我，只差那一丁點兒，我，沒當上。

乙： 哦！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啦！

甲： 真可惜。

乙： 這才叫，「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啊！

甲： 嗯，你怎能以成敗論英雄呢？須知「有志竟成語非假，鐵棒磨成綉花針。古今多少奇男子，誰似山東堂邑姓武人？」

乙： 這是武松？

甲： 不，差遠了。

乙： 噢！武則天哪！

甲： 還差了一根柄呢！

乙： 那麼，這是……

甲： 這是武訓。

乙： 哦！就是那個叫化子。

甲： 嘿！萬丈高樓從地起，英雄莫問出身低。

乙： 他是……

甲： 他是教育專家，辦過教育的。

乙： 噢！

甲： 而且，他也主張人人都應當受教育。

乙： 英雄所見略同。

甲： 而且，他也主張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

乙： 嗜！他那會兒還沒有所謂第二語文呢，我的賀天，賀大人，我的賀教育專家。

甲： 噢！沒有？

乙： 那會有呢？

甲： 這麼一來，我的處境，可就要比他更複雜得多了。

乙： 這又何以見得呢？

甲： 你想，我們現在有了這所謂第二語文的玩意兒，家長

們都趕趟兒似的，把兒女先送去讀第二語文了，這母語教育的新生，必然是要銳減的。

乙：這叫「本末倒置」、「捨本逐末」。

甲：完全違背了我賀天，賀大人從事教育研究工作之後的心得。

乙：那要是您擔任了校長呢？

甲：我擔任校長？我幾時當過校長來的？

乙：我是說萬一您擔任了校長。

甲：萬一呢，也就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你還提它幹嗎呢？

乙：那您是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當不成校長，自然也就不可惜了。

甲：噢不，我是只差那一丁點兒，沒當上。

乙：這一丁點兒，您是怎麼差來的？

甲：哎！此事雖小，說來呢，可就話長了。

乙：那就請您說吧！

甲：話說有華校一間，年來由於新生銳減，規模逐漸縮小，這且按下不表，如今是大難當頭，教員嚴重過剩，明年度春季始業之時，必須解聘教員五名耳。

乙：哎喲！

甲：那位校長將屆花甲之年，他束手無策，只好告老還鄉，林下安閒去了。

乙：那好嘛，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甲：然而，其董事部令其物色一教育專家，出而長校，主持大局。

乙：於是乎他就找上您了。

甲：不！我家對門兒有個萬三公。

乙：此人有一萬三千個公公。

甲：不！此人姓萬名三，公字，是對他的稱呼，以表示尊敬。

乙：哦！萬，問號，三，逗號，公，句號。

甲：好啊！這位是標點符號的浪費者。你那兒瞎點什麼？萬三公就是萬三公。

乙：噢。這萬三公怎麼樣？

甲：此人向來是在教育界裏跑龍套的。

乙：跑龍套的？這能成事嗎？

甲：嘿！他對那老校長說道：「若要解決新生銳減，教員過剩之危機，吾願保荐一人，若此公肯出，危機平在旦夕耳。」

乙：噢！此公爲誰呀？

甲：賀天，賀大人，賀教育專家也。

乙：噢！就是尊駕您哪？

甲：老校長欣然問道：「此公有何才能？」

乙：是啊！您會幹什麼呢？

甲：（飾萬三公）：「此公天賦過人，才高智廣，幼讀兵書，詳熟戰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文能安邦是武可定國啊！」

乙：這是您哪？

甲：這？這是諸葛亮。

乙：噫！提人家幹什麼？

甲：你說我呀！我可稱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吹打彈拉唱，畫畫帶照相，炒菜做西裝，土木油漆匠……。

乙：得了，得了，萬事通了。

甲：（飾萬三公）「若此公肯出，萬事備矣。」

乙：什麼事兒他都幹得出。

- 甲：老校長一聽之下，慨然而嘆曰：「此乃天賜我也。」
- 乙：我倒是木頭眼鏡兒，瞧不透您哪！
- 甲：是故，我就立刻前去拜見那位老校長，一到校門兒，只見我賀天，賀大人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 乙：這是報仇來了，你……………
- 甲：老校長見我枉駕登門，不由得大吃一驚，說道：「不知兄長駕到有失遠迎，休得見怪。」
- 乙：嘻，跟您唱起「王茂生進酒」啦！
- 甲：我說：「豈敢哪豈敢，咱家來得魯莽，田大人您就恕個罪兒吧！」
- 乙：喝！跟他唱起「黃金台」啦！
- 甲：老校長不敢怠慢教育專家，招呼我請坐，獻茶，敬煙之後，就請教我對於這新生銳減，教員過剩之危機，有何決策？
- 乙：是啊！您有什麼辦法？
- 甲：我說：「此乃天機不可洩露，山人自有安排。」
- 乙：啊！又唱上「黃鶴樓」啦！
- 甲：他知道我這決策是必須高度保密，也就不敢多問，馬上請我出任明年度的校長。
- 乙：嘿！你這是官運亨通啊！
- 甲：你說什麼？官運亨通？
- 乙：可不是嗎？
- 甲：哼！聽了你這麼說，就知道你這人的人格和思想已經完蛋。
- 乙：怎麼啦？
- 甲：一腦袋升官發財的腐爛思想，年輕人最要不得。
- 乙：這不好嗎？

- 甲：須知，吾人當立心做大事，莫立志做大官哪！
- 乙：嘿！多有勁兒呢！
- 甲：第二天清早，即刻召開董教職員臨時緊急大會。
- 乙：啊！這麼緊張哇！
- 甲：一來是歡送老校長告老還鄉，二來是歡迎新校長走馬上任，三來呢，是要看看我賀天，賀大人這位教育專家是如何拯救這新生銳減，拯救教員過剩的危機。
- 乙：那您就大展雄才吧！
- 甲：斬？你叫我斬誰啊？
- 乙：大展雄才。
- 甲：斬雄才幹什麼？我跟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我，我還不會認識他呢！
- 乙：嘿嘿！我是說您就趕快拯救吧！
- 甲：啊！我即刻拜帥登台。
- 乙：哦！韓信啊！
- 甲：古人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須知。」
- 乙：噢！先來他一個下馬威。
- 甲：我登台一望，只見那般董教職員，袞袞諸公幾十個人，濟濟一堂，真乃是大會皇皇多士燦燦，一個個集中精神，正在等着聽我發表言論。
- 乙：那您就講吧！
- 甲：（演講，對觀眾。）「諸位教育界人士，教育者，乃立國之根本，百年之大計也。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 乙：噫！這話兒還新鮮哪！
- 甲：（演講，對觀眾。）「是故，我賀天，賀大人主張人人都應當受教育，務使教育普及，國家才能富強。」

乙：這是老生常談啊！

甲：（演講，對觀眾。）「兒童乃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新社會之創造者。是故，我賀天，賀大人認為兒童教育，關係一國之興亡，至深且鉅，此乃不可不知也。」

乙：誰不知來呢？

甲：（演講，對觀眾。）「余致力於教育研究，凡四十年，深知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之重要。」

乙：這是自吹自擂哪！

甲：（演講，對觀眾。）「殊不知，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本末倒置，捨本逐末，倒行逆施者衆矣。遂有華校新生銳減，教員過剩等連鎖關係之重重危機出現於當前耳。我賀天！賀大人目睹此情，是痛心疾首，慷慨流涕，聲與淚俱，言隨心碎，惶惶焉是不可終日啊！」

乙：言重了。

甲：（演講，對觀眾。）「在座諸公，身為教育界人士，寧不深受感動，哀號如喪考妣乎？」

乙：是啊！（對觀眾）你們還不感動，哀號嗎？

甲：於是乎，董教職員衋衋諸公幾十個人，聽了我這麼一番慷慨陳辭之後，一個個都對我賀天，賀大人肅然起敬，佩服的五體投地。

乙：偉大！

甲：接着，我才談到正題。

乙：這正題是什麼回事？

甲：（演講，對觀眾。）「在座諸位教育界人士，為了使華校新生人數激增起見，我賀天，賀大人認為在座諸公，既然身為教育界人士，務必即刻將貴子弟送至華

校受教育，此乃拯救新生銳減，教員過剩等危機之不二法門，是爲以身作賊。」

乙： 嗯嗯嗯！是爲以身作則。

甲： 作賊嘛！

乙： 不像話。

甲： （演講，對觀衆。）「爾等之中，若有不將貴子弟送至華校受教育者，即是不願以身作賊，是爲欺君之罪，此罪大不可赦。我賀天，賀大人忝爲校長，食君之祿，爲民除害，職責所在，必定先開除他。」

乙： 嘿！這才是殺雞教猴呢！

甲： 唉！不必殺了。

乙： 怎麼啦？殺累了？

甲： 那般傢伙一個個改變作風了。

乙： 哦！都把兒女送到華校去了。

甲： 不！他們一個個對我瞪着眼睛，怒目相視了。

乙： 啊！火了！

甲： 這不由得令人大吃一驚，「好一似涼水澆頭是懷裏抱着冰」哪！

乙： 這是您哪？

甲： 這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乙： 噫！這跟杜十娘有什麼關係呢？

甲： 我，垮了

乙：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甲： 原來那般傢伙，一個個都不把兒女送到華校去受教育。

乙： 哎呀！吃裏扒外啊！

甲： 你說……唉！「好一似涼水澆頭是懷裏抱着冰」哪

！我的杜十娘。

乙： 嗯！難道就連一個支持你的人都沒有嗎？

甲： 噯！有啊！

乙： 此人必須也是位良心清白者，誰呀？

甲： 是一個老太婆。

乙： 好嘛！她也致力於教育研究，凡四十年。

甲： 不！她結婚凡四十年。

乙： 啊！

甲： 她什麼都會，就是不會生孩子。

乙： 噯！

甲： 就算她絕對的支持我，她也不能以身作賊啊！

乙： 這叫心有餘而力不足。

甲： 就在這個時候兒，我家對門兒那位萬三公來了。

乙： 噢！跑龍套的登台啦！

甲： 老遠老遠的就聽見他打着旗號，喊着呼呵：「報——
！」

乙： 向你報訊來了？

甲： 不！是向我們的董事長報訊來了。

乙： （飾董事長。）「啊！快報何事？」

甲： （飾萬三公）「報告董事長，今有流星馬自大芭客西區前來，探得此公賀天，賀大人者，擁有老婆二十四個。」

乙： 啊！

甲： （飾萬三公）「生了兒女四十八名。」

乙： 這不是要您的命嗎？

甲： （飾萬三公）「這四十八名兒女之中，不論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長的、短的、四方的、圓的、扁的

，通通沒有送到華校去受教育。」

乙：啊！

甲：董事長一聽，不由得無名火起，馬上「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乙：他怎麼啦？唱起「滿江紅」了。

甲：只見他兩個眼睛直瞪着我，牙根咬得緊緊地，哼了一聲：「哼——」

乙：這是叫板哪！

甲：（飾董事長）「衆將官。」

乙：有！

甲：（飾董事長。）「給我把這賀天，賀大人者，轟了出去。」

乙：怎麼啦？轟出來了？

甲：我就是只差這麼一丁點兒，所以沒當上校長。

乙：那您也該抗議啊。

甲：抗議？

乙：您是堂堂的教育專家啊！

甲：你別挨罵了。

乙：您也沒有二十四個老婆啊？

甲：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呢？

乙：您真的有兒女四十八名嗎？

甲：兒女是有，就只有四十八名。

乙：那您也不該全部都不送到華校去受教育呀？

甲：這是爲了時髦。

乙：爲了時髦？受教育也講究時髦的嗎？

甲：你想他們長大之後，每人罵我一句 very fool，就

有四十八句之多。

乙：哎喲！

甲：這多有勁兒啊！

乙：那您就不該主張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啊！

甲：不！我這是替別人主張。

乙：那您活該要被轟出來。

甲：嘿！轟出來又怎麼樣？我賀天，賀大人是追求時髦的，「Very fool」比「爸爸早安」聽起來就有勁兒。

乙：您別挨罵了。

甲：挨了罵又怎麼樣？我還是貫徹始終，作中流之砥柱，徹底替別人主張兒童必須先接受母語教育，爲的是要拯救華校新生銳減，教員過剩等危機。

乙：噢！原來您是「老虎揸十字架。」

甲：這話？

乙：冒充救世主。

甲：得了吧！咱們還是去多找兩名教員。

乙：幹什麼？

甲：打麻將去。

乙：走吧！

士別三日

甲： 本人就是賀天，上台向諸位觀眾鞠躬。

乙： 嘿！你又捲土重來啦！

甲： 好！這一下子我馬上捲土重去。

乙： 嗯！

甲： 絕不搶走你的飯碗！

乙： 我說大哥，你又何必小氣呢？常言說得好：「量小非君子」啊！

甲： 我賀天，賀大人在江湖上是從來不搶人家的飯碗。

乙： 哎呀！這又何必呢？孔子說：「既來之則安之。」你向來不是最信奉孔老二，孔老先生嗎？

甲： 這麼說，看在老孔的面上，你叫我別走？

乙： 你想你要是真走了，我還有搭擋嗎？

甲： 搭擋什麼？

乙： 咱們講相聲，你忘了？

甲： 哦！今兒個又是輪到咱們哥兒倆來講相聲了。

乙： 侍候大爺們一段兒對口相聲。

甲： 我說老弟啊！

乙： 在這兒。

甲： 相聲這玩意兒最注重「諷刺」。

乙： 一定要「諷刺」。

甲： 咱們哥兒倆今兒個要抓什麼人出來諷刺，諷刺？

乙： 這個，好吧！咱們來個「就地取材」，你看怎麼樣？

甲： 哦！諷刺觀眾啊？

乙： 不，觀眾坐得太遠了，我看還是諷刺這個眼前的吧！

甲： 眼前？

乙： 近在眼前。

甲： 哦！你想諷刺我啦！

乙： 你想我的眼前除了你還有誰呢？

甲： 那麼我的眼前呢？

乙： 你想你的眼前除了我還有誰呢？

甲： 這樣不好。

乙： 有什麼不好呢？

甲： 你想現在人家都在互相標榜，替朋友寫文章，讚不絕口，把烏鴉說成鳳凰。

乙： 那是人家的事。蕭伯納，蕭老先生罵他們在互相洗衣服。

甲： 可是，咱們哥兒倆來個互相諷刺，挖自己的爛瘡，未免說不過去。

乙： 那兒啊？這麼一來，蕭伯納，蕭老先生也就找不出什麼辭兒來罵我們了。

甲： 然則，做大哥兒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諷刺的啊？

乙： 這你別管。你先告訴我，最近你在那兒撈啦？

甲： 我？我這幾天在搞翻譯。

乙： 唔！了不起。

甲： 嘿嘿！那里？那里？嘿嘿！

乙： 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你唸過第二語文啊？

甲： 這叫做「士別三日」，你真應該「刮目相待」了。

乙： 嘿！了不起。三天的時間，你就學會翻譯了。

甲： 老弟真是少見多怪。我國公民每人必須至少懂得兩種

語文。

乙：這已經是既成的政策了。

甲：我國也已經有了許多混合學校了。

乙：對啊！

甲：而且在各源流和學校中，也加強了第二語文教學。

乙：是有這麼一回事啊！

甲：於是乎，在這麼良好的學習環境中，我賀天，賀大人兼通兩種語文，並不足為奇的呀！

乙：好。就算你能兼通兩種語文，可是，翻譯這玩意兒，可不容易幹的啊！

甲：你這就不懂了，一開口就外行。

乙：我沒說我內行啊！

甲：你想人家林琴南，林老先生，他壓根兒就不懂得外國文，他也可以用了「之乎者也」來搞翻譯，而且，當時人家都說他翻得很好。

乙：我也聽說過老林翻得很像樣。

甲：再說，現在也有了英漢大字典了，三兩塊錢，隨便買了一本，不就可以「大翻特翻」，翻到過癮嗎？

乙：「大翻特翻」？你是怎樣翻的？

甲：怎麼？你連翻也不會嗎？

乙：會了，我還要問你嗎？

甲：就是把你所要譯的東西，一個個都去翻字典，然後再把它們連接起來，不就行了嗎？

乙：這叫做「翻譯」啊？

甲：不然要叫做什麼？你講啦！

乙：可是這麼一來錯誤百出啊！

甲：那會錯誤百出呢？

乙： 你想，華人的生活習慣跟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到底不同啊！

甲： 你管人家的生活習慣不同幹什麼？真多事！華人結婚養孩子，外國人還不是一樣要結婚養孩子嗎？

乙： 可是他們就有許多是養了孩子才結婚的，或者是養了孩子以後，根本就不肯結婚。

甲： 哦！你是說那些新潮派，是嗎？

乙： 就是舊潮派也是不同。

甲： 舊的也不同啊？

乙： 譬如說，人家外國佬見面的時候，一定要兩個人互相握手，才能表示親熱。

甲： 是啊！他們叫做「 Shake-hand 」啊！

乙： 可是舊潮派的華人不是這樣。

甲： 截然不同？

乙： 他們一定要自己把兩隻手一拱，來一個自己跟自己「 Shake-hand 」，才算恭敬。

甲： 嘿！你這話很有道理。

乙： 人家外國佬參加宴會啊，十分守時。

甲： 嗯！華人參加宴會，總是要遲到了三四個鐘頭。

乙： 越是有點兒什麼地位，或者有幾分臭錢的，越要遲到。

甲： 對了，對了，對了。這種生活習慣上的顛顛倒倒，對於我搞翻譯……

乙： 有很大的關係？

甲： 不！毫無關係。

乙： 沒有關係？

甲： 而且十分方便。

乙： 反而方便？

- 甲：譬如中文英譯吧！我翻過成語。
- 乙：那一個成語？
- 甲：“Morning three evening four”
- 乙：「朝三暮四」啊！
- 甲：我翻過對聯。
- 乙：對聯你也翻啊？
- 甲：「有酒何妨邀月飲，無錢那得吃雲吞？」
- 乙：這是好對呀！
- 甲：“Got wine why don't ask the moon to drink”
- 乙：就是這樣啊？
- 甲：還有。“No money where can eat cloud swallow”
- 乙：你這樣兒翻，不怕被人罵死嗎？
- 甲：人家罵我幹嗎呢？誰都知道這是中外人士的生活習慣不同，而有以使然也。
- 乙：那麼英文中譯，你又拿出什麼貨色來？
- 甲：貨色？哦！「“Goods Colour”」，有，我替銀行翻過標語。
- 乙：什麼標語？
- 甲：“Never too young to save”！
- 乙：這是好標語啊！你怎麼翻？
- 甲：「不要太年輕儲蓄。」
- 乙：什麼？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 甲：我也替路人翻過標語。
- 乙：路人也請你翻標語？
- 甲：“Keep Singapore Mosquito Free”！
- 乙：那你怎麼翻？
- 甲：「保持新加坡蚊蟲自由。」

乙：啊！這一翻不是翻了一萬八千里嗎？

甲：這完全是因為中外人士的生活習慣不同。

乙：顛倒是非！

甲：什麼顛倒是非？我來告訴你，我有個朋友，當年是寫影評的。

乙：影評家。

甲：他居然把「“Never on Sunday”」，翻成「埃及妖后」啊！

乙：啊！多新鮮。

甲：可是人家現在當了編輯囉！

乙：真該死。我實在悔當初不該入錯了行啊。

甲：現在改行還不遲嘛！最近你在那兒撈啦？

乙：我啊，我這幾天在搞創作。

甲：嘿，好小子，創作你也搞起來啦。

乙：怎麼，不可以啊？

甲：我從來沒聽過你會創作。

乙：還是那句話？

甲：什麼話？

乙：「士別三日」你也該「刮目相待」囉！

甲：多有勁兒，三天就學會了創作。

乙：創作是很有趣味兒的。

甲：那麼你是以什麼文體創作？

乙：詩歌。

甲：詩歌，那可不容易啊。我聽一位詩人講過，「不管任何形體的詩歌，作者的思想和意志，都要能夠通過文字的組織，表達出來。」

乙：嘿！你就不懂了，一開口就外行。

甲：我沒說我內行啊！

乙：現在，你聽說什麼我都不管，我寫詩就有我自己的一套。

甲：那麼你那一套是什麼？

乙：我這「一套」啊！什麼詩都給我「套」得出來。

甲：可是人家寫詩是要有格調的呀！

乙：格調我熟啊！就是「套」上了那個格子以後，便可以隨便亂調，大調特調。

甲：什麼調兒？

乙：你要是寫詩啊！只要往格子裏「一套」，你要怎樣調就怎樣調。

甲：這，我聽不懂。

乙：譬如，有一首歌頌「萬里長城」的詩。

甲：「萬里長城」？這詩好長啊！

乙：不長，不長！詩人抓住了中心思想，加以發揮，語言精鍊，只有四句就行。

甲：怎麼？四句？

乙：你聽啊！諸位觀眾小心一點兒，嚴肅一點。聽啊！我要朗誦了。「一重重，一疊疊。」

甲：重重疊疊。

乙：「遠看好像牙齒。」

甲：那麼近看呢？

乙：「長長的，高高的，近看也像牙齒。」

甲：近看也像牙齒？

乙：「我越看越像牙齒。」

甲：其實那不是牙齒！

乙：「却是一座萬里長城。」

甲：就是這四句？概括了整個「萬里長城」？

乙：而它的好處是思想純潔、天真、無邪；立場堅定、穩固，牢不可破，語言够力。

甲：我想你是在響應刷牙運動，是嗎？

乙：這種詩叫做「詩母」。

甲：思母？哦！想你媽的詩，是嗎？

乙：不，有了「詩母」，再經過我那「一套」，於是乎就能够套出許許多多的詩來。

甲：唔！明白了。就是用這一首詩作藍本，就能够創出許許多多的詩來。是嗎？

乙：對了！對了！這種被用作藍本的詩，就叫做「詩母」。

甲：它就像「酵母」一樣，會發作起來，是嗎？

乙：對了，對了，現在你也內行了。

甲：那麼，你發作了沒有？

乙：發得多囉！你聽着啊！小心的聽！「高高的，方方的，一格格，一層層，像是玩具箱，却是居民的安樂場！」

甲：嘿！這是什麼味兒？

乙：建屋局大廈。

甲：嘿！從「萬里長城」發作到建屋局大廈了！

乙：還發啊！「東風吹，西面倒。小草，小草，你倒真逍遙。」

甲：這是什麼詩？

乙：「小草」，你再聽啊！「吸人的血，釘人的肉。蚊蟲呀！誰還比你更逍遙？」

甲：又是逍遙。這是什麼詩？

乙：「蚊蟲」。

- 甲：「保持新加坡蚊蟲自由。」
- 乙：你聽着啊！「童年的夢，夢中的真。孩兒呀！你是人類的春天。」
- 甲：這是「孩兒」詩。
- 乙：不！這是「童年」。
- 甲：爲什麼這回套得不一律？
- 乙：改變一下作風嘛！要不然，觀眾老爺聽多了，沒興趣！
- 甲：還有嗎？
- 乙：有的是。你聽哪！「像春天的嫵媚，像鮮花的嬌艷，像太陽剛剛升起，像花果開放滿園。青年，青年，你是人類的春天。」
- 甲：又是「人類的春天。」
- 乙：你別抬槓好不好？「發揮了，渾身解數，鑽鬆泥土，蚯蚓呀！農莊依賴你。」
- 甲：這詩叫「蚯蚓」？
- 乙：你怎麼知道？
- 甲：就是這麼「一套」，套巧了。
- 乙：唔！你真是偉大的天才詩人啦！
- 甲：天才詩人？嘿！嘿！今天才做詩人。
- 乙：憑你的天才，你會套「狗」嗎？
- 甲：「狗」？這畜牲最容易套。
- 乙：套上了？
- 甲：我試試看。你聽着啊！嚴肅一點兒。「汪汪地，狂吠，虎視眈眈，主人酣睡，盜賊鼠竄。」
- 乙：好！真是天才，你能套「少女」嗎？
- 甲：「少女」？行！現在的女孩子是最容易「套」的。
- 乙：來來來，套一個來看看！

甲：「緋紅的臉，酒渦在漩，烏溜溜的眼珠，勻稱的蛾眉。」

乙：多浪漫啊！這叫臉部大特寫。還有下半截呢？勞駕你也套一套。

甲：我向來是套上不套下的。

乙：多別扭！

甲：套下有下流之嫌呀！

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甲：我的心啊！我的心是「寂寞的心」。

乙：寂寞到什麼程度啦！

甲：「一池春水，吹皺了，密密麻麻的，愛絲，沾住我，寂寞的心。」

乙：多淒涼的一片。

甲：淒涼？不！「阿寶，你等着我！」

乙：怎麼？神經病發作啦？唱起「黃河之戀。」

甲：「長長的，密織的夜雨，像纏住我，寂寞的心，昨夜，我得不到安寧。」

乙：啊，春情發動啦！

甲：「甜蜜的笑，花樣的臉，妳——佔領了我的心田。」

乙：情有所鍾了。

甲：「綠茸茸的草坪，白茫茫的大地，我的心掉進妳的懷里。」

乙：完全是動了真情。

甲：「烏溜溜的，滾動。熱騰騰的，波流。那是，真情的流露。」

乙：流出來了。

甲：「微弱的跳動，輕輕的，聲音，那是呼喚我振奮的心

靈。」

乙：又振奮起來了。

甲：「洩了氣的輪胎，一簸一簸，像拐腳的野獸，發出吼
啣的哀聲。」

乙：這一回洩氣了。

甲：我……

乙：你……

甲：我剛才完全進入了無我之境。

乙：哦！包袱，雨傘都在，就是和尚頭不見了。

甲：這才叫做「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乙：怎麼！你的心赤化了？

甲：不，這「赤子之心」是咱們搞詩歌創作所必須具備的
條件。

乙：這麼一來，我這個「詩人」的銜頭，就奉送給你這翻
譯家吧！

甲：正當是：「無翻不算譯」！

乙：「一套便成詩」。

甲：下台鞠躬！

乙：下台鞠躬！

詩人的才華

甲：在下賀天，上台向諸位鞠躬。

乙：哎！你說什麼？

甲：我說上台向諸位鞠躬。

乙：哦！我還以為你叫我公公。

甲：這……公公是當太監的。

乙：哎！……說真的，你近來很得意吧！幹嗎很久沒出來撈了？

甲：哦！我近來很忙啊！

乙：哦！忙着交際應酬。

甲：廢話。我怎會有那閒工夫呢？

乙：哦！那你是當了教授忙了。

甲：廢話。你沒看出我這人一點兒也不瘦嗎？我憑什麼去教瘦呢？

乙：哦！對了，對了，你是爲了你那絲綢的買賣兒忙了。

甲：哎！你這人真的是「不在其位」啊！

乙：怎麼啦？

甲：目前物價天天高漲，這絲的生意兒早就不好做囉！

乙：那你到底是忙些什麼正經啊？

甲：我忙寫作。

乙：啊？你也配寫作啊？

甲：怎麼啦？瞧你這氣色，你這言談話語……。

乙：給我看相了？

- 甲：不！你似乎不大相信，是嗎？
- 乙：我幹嗎「似乎」啊？我壓根兒就不相信。
- 甲：你不相信？那你不妨去問問。
- 乙：我問誰去啊？
- 甲：問我。
- 乙：那你怎麼會寫作呢？
- 甲：前些日子不是有人出來呱哩呱叫嗎？說什麼本地沒有劇本兒，正在鬧，鬧什麼……………。
- 乙：鬧劇本荒。
- 甲：對了。於是乎我就一馬當先，毫不客氣，拚命地寫。
- 乙：哦！那你寫了什麼？
- 甲：我寫了「寶娥冤」。
- 乙：「六月雪」。
- 甲：「漢姆萊特」、「奧瑟羅」、「凱薩大帝」，還有「羅密歐與朱麗葉」。
- 乙：這些都是……………
- 甲：我寫的。
- 乙：你的？
- 甲：還有什麼「原野」啦，「北京人」啦，「雷雨」啦。
- 乙：這都是……………
- 甲：我寫的。
- 乙：噢！
- 甲：還有好幾部小說。
- 乙：啊？
- 甲：你幹嗎？驚風了？
- 乙：打了個寒噤。
- 甲：吃點兒驚風散吧！老是大驚小怪幹什麼？

乙：是，是。

甲：前些日子裏，不是也有人出來振臂直呼嗎？

乙：「猛迪卡」！

甲：不，不，不是這個。有人出來振臂直呼，說什麼不要讀外國作品，要多多地拜讀本國的作品。

乙：是啊！咱們這個本國究竟有些什麼作品可以拜讀呢？

甲：有啊，我寫了。

乙：噢！

甲：我一馬當先，毫不客氣，拚命地寫。

乙：又寫了！

甲：我寫了好幾部名著。

乙：哦！那是些什麼名著呢？

甲：有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乙：哎喲！

甲：「包法利夫人」

乙：啊！

甲：還有「老人與海」、「雙城記」、「基度山恩仇記」、「大地」、「戰爭與和平」。

乙：這些都是……

甲：我的。

乙：您的？

甲：當然囉！還有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愛情三部曲的「雷、雨、電」，另外還有一部名著，我不說出來你也許已經知道了，就是「茶花女」。

乙：啊？這些都是……

甲：我的。

乙：也是你的？

甲：當然囉！你想不到是不是？還有你更想不到的，就是那部世稱天下第一奇書的歷史長篇小說。

乙：「三國演義」？

甲：對了，是不是？我不說出來你已經知道了，你這人啊，聰明。

乙：這也是你的？

甲：不，羅貫中的。

乙：那怎麼不是你寫的呢？

甲：不是啊！人家都知道是羅貫中寫了「三國演義」，那我就不寫了。

乙：這，還有點兒出息。

甲：那當然是他寫的囉！不過，這部書一開頭的那首詞兒「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乙：是你寫的？

甲：嗯……………不！也是他自己寫的。

乙：你怎麼不說是你寫的呢？

甲：這分明就是他自己寫的嘛！

乙：哦！分明。

甲：雖然這首詞兒是他自己寫的，但是，最後的那一回，也就是第一百二十回，「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乙：是你寫的。

甲：嗯……………不！也是他自己寫的。

乙：怎麼不是你替他寫的？

甲：這分明就是他自己寫的嘛！

乙：還有誰不知道是他寫的呢？

甲：好！我不想在這些枝節上跟你抬槓。

乙：我也沒跟你抬過槓啊！

甲：反正我這人寫作是有計劃的。

乙：那，來，談一談你那寫作計劃，行嗎？

甲：我的這種寫法，別人或許可能……

乙：怎麼「或許」又「可能」呢？

甲：就是別人或許可能會給我套上一個「雜」字。

乙：或許可能，這句話狗屁不通啊！

甲：可是，對我來說，倒是毫無所謂的。

乙：是啊！你那臉皮向來是很厚的。

甲：這臉皮的厚薄，跟我們的成事與否是成正比例的。

乙：不！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們的成事與否，跟這臉皮的厚薄是不成比例的。

甲：不！成正比例的。

乙：不，不成比例。

甲：你想，當初西楚霸王項羽，目生重瞳，力能扛鼎，拔山蓋世之雄，喝叱風雲，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所向無敵，到後來，為什麼落得個身死東城，為天下人所竊笑？這是為了什麼？

乙：為什麼？

甲：皆因垓下之敗，他老哥不肯渡江。

乙：即使渡過江去又怎麼樣呢？

甲：江東子弟多優秀，捲土重來未可知。

乙：對啊！他東山再起還大有機會呢！

甲：可惜他老哥却偏偏說了。

乙：他怎麼說呢？

甲：「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念我，我何面目見之。」

乙：這叫做「無顏見江東父老。」

甲：無顏兩個字，就說明了他老哥臉皮太薄。

乙：對了。

甲：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臉皮的厚薄，跟我們的成事與否是成正比例的。

乙：那麼，你這人臉皮很厚，你，究竟成事了嗎？

甲：成了，我寫了那麼許多名著啊！

乙：偉大。

甲：我是學術與創作雙棲。

乙：雙棲雙宿。

甲：可是，我雖然寫了那麼許多名著，我自己却壓根兒就不當一回事。

乙：反正那不關你的事。

甲：「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倫敦的歌劇院一連表演了六個多月，轟動了朝野人士，可是，我連看都不去看一看。

乙：是啊！你要看也沒法兒去看。

甲：「戰爭與和平」搬上銀幕的時候兒，聽說還是奧特莉柯萍演女主角，我壓根兒就不去管她。

乙：我看，這事兒也輪不到你管。

甲：換句話說，我對於我寫過的一切名著，全不關心。

乙：那你最關心的是什麼事兒呢？

甲：做詩。

乙：哎！目前物價天天高漲，這絲的生意早就不好做囉！

甲：不，我是做詩。

乙：哦！你坐濕？

甲：常做啊！

乙：那是你家的房子漏了，你趕快找房東修房去吧，要不

然，褥子被窩都濕透了，坐起來是頂不舒服的。

甲：不！我說的是詩詞歌賦的那個詩。

乙：啊！了不得！你的才華太高了。

甲：可不是嗎！我是學術與創作兩棲。

乙：兩棲動物。

甲：你有所不知。

乙：是嗎？

甲：寫作詩歌，是一種有趣的玩藝兒。

乙：是嗎？比咱們講相聲的還要有趣嗎？

甲：寫作詩歌，是一種生活的點綴。

乙：你的生活太玩藝兒化了。

甲：寫作詩歌，是一種工作的調劑。

乙：你的工作也太玩藝兒化了。

甲：不管任何形體的詩歌，作者의思想和意志，都要能够通過文字的組織，表達出來。

乙：你的思想和意志，也是玩藝兒化的。

甲：換句話說，詩歌，是作者心潭的反響。

乙：噢！那你反了嗎？

甲：我？反了！

乙：哪！聽聽！

甲：日前黃昏，信步街頭，行至筆直的馬路，僵硬得像冰冷的大水管。突然，目睹一場車禍，發生於千鈞一髮之際，一時詩興大作情不自禁，即吟「轟然一聲，南天開門了」一句。

乙：好！不得了！了不得！

甲：過獎！過獎！

乙：你那僵硬的像冰冷的大水管，真是偉大！

- 甲：見笑！見笑！
- 乙：你那南天門開了，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 甲：豈敢！豈敢！
- 乙：沒想到在這兒還能碰見你這位高才啊！
- 甲：不敢當。
- 乙：尊駕是……
- 甲：賀天！
- 乙：台甫是怎麼稱呼的？
- 甲：賀大人！
- 乙：哦！大人一向健康，是故想像力之豐富，真要愧煞了地下的金賽博士和張競生博士。
- 甲：那裏？那裏？
- 乙：亂石之中，有您這塊美玉啊！
- 甲：那裏？那裏？
- 乙：亂草之中，有你這棵，棵……
- 甲：柯俊雄。
- 乙：不！亂草之中，有你這棵靈芝。
- 甲：你誇獎了。
- 乙：在這文化之沙漠地帶，有你這塊，塊……
- 甲：快刀斬亂麻！
- 乙：不！不！有你這塊綠洲。
- 甲：噢！你太誇獎了。
- 乙：在那麵茶鍋子裏，有你這麼大的一個皮球。
- 甲：嗯！你這話是……
- 乙：說你「混蛋」你還一肚子氣呢！
- 甲：這樣是讚美我嗎？
- 乙：狗食盆子裏，有你這麼大塊的罈子肉。

- 甲：怎麼啦？好好的，你幹嗎罵人呢？
- 乙：我幹嗎罵你。我簡直就咒你。
- 甲：你怎麼啦？
- 乙：我來問你，你這句詩是怎麼唸的啊？
- 甲：「轟然一聲，南天門開了！」
- 乙：你那「南天門」在那兒啊？
- 甲：這你別管，反正我這樣兒吟詩是不會錯的。
- 乙：你這詩？你這詩該叫做什麼詩？
- 甲：我這詩？我這詩是被認為頗有現代詩傾向的近作。
- 乙：靜坐？你靜坐幹什麼？張嘴我給你個雞蛋吃。
- 甲：嗯？這分明是頗有現代詩傾向的呀！
- 乙：還分明呢！你知道什麼叫做頗有現代詩傾向嗎？
- 甲：哦！你是瞭解什麼叫做頗有現代詩傾向，是嗎？
- 乙：是啊，我也想長長見識。
- 甲：你要想瞭解什麼叫做頗有現代詩傾向，那你就得先研究現代詩。
- 乙：哦！那什麼是現代詩呢？
- 甲：你想瞭解什麼是現代詩，那你就得先研究現代派。
- 乙：哦！那什麼是現代派呢？
- 甲：你想知道什麼是現代派，那你就得先研究抽象派。
- 乙：哦！那什麼是抽象派呢？
- 甲：你想瞭解什麼是抽象派，那你就得先研究印象派。
- 乙：哦！那什麼是印象派呢？
- 甲：你想瞭解印象派，那你就得研究野獸派。
- 乙：野獸派？
- 甲：野獸派就是原始派的曾祖父。
- 乙：啊？

甲：原始派就是文明派的祖先。

乙：噢！

甲：有了這文明派才有現代派。

乙：啊！

甲：是故，文明派是現代派的祖父。

乙：哎喲！

甲：有了現代派，就有了現代詩。

乙：這已經是第幾代了？

甲：有了現代詩，世界上才有了這頗有現代詩傾向。

乙：我的天啊！

甲：是故，這現代詩，就是頗有現代詩傾向的爸爸。

乙：我……………不懂。

甲：我費了這麼大的勁兒，給你解釋了頗有現代詩傾向者，我的目的，就是要你懂。

乙：可是，我還是不懂。

甲：你，你這笨蛋。

乙：可是，我實在不懂。

甲：你實在笨蛋。

乙：可是，你這句詩「轟然一聲，南天門開了」，到底是講些什麼？

甲：哦！你就是這句詩不懂，是嗎？

乙：是啊！你這句詩語無倫次，你是糞坑子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啦。

甲：哦！你真的不懂嗎？

乙：你這句詩胡說八道，你是公共廁所裏扔磚頭，你激起公糞（憤）啦！

甲：哦！……………你不要傷心。

乙：我幹嗎傷心啊？

甲：除了我這句詩之外，你不懂的事太多了。

乙：怎麼啦？

甲：人造衛星你懂不懂？

乙：我，不懂。

甲：太空船你懂不懂？

乙：不懂。

甲：太空人你懂不懂？

乙：不懂。

甲：太空站你懂不懂？

乙：不懂。

甲：原子炸彈你懂不懂？

乙：不懂。

甲：氫氣彈你懂嗎？

乙：不懂。

甲：洲際飛彈你懂嗎？

乙：不懂。

甲：王八蛋，臭雞蛋，你懂嗎？

乙：我？……………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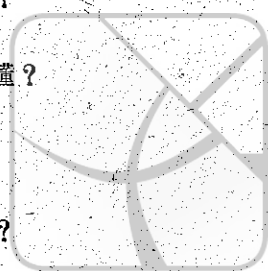
甲：可不是嗎？別怪我瞧不起你，你這人不懂的事兒太多了。

乙：這我承認。我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

甲：對了，你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我這句詩你不懂，又有什麼好傷心呢？

乙：我幹嗎傷心啊？

甲：再說，我吟了一句詩，要是讓你輕易就懂了，那我這人還有才華嗎？我這詩人也別想做了。



乙：可是，我實在替你傷心啊！

甲：你替我傷心？你幹嗎要替我傷心呢？

乙：我傷心以你這詩人的才華，吟了這一句詩，結果是讓我給聽不懂了。

甲：這，你不懂沒關係啊！

乙：幹嗎？可以沒關係的嗎？

甲：這句詩還有別人不懂啊！

乙：誰啊？

甲：賀天，賀大人也。

乙：怎麼？你自己也不懂？

甲：是啊！我這人不懂的事兒也太多了。

乙：噢！

甲：人造衛星我不懂。

乙：是，是。

甲：太空船，太空人，太空站，我都不懂。

乙：是是。

甲：原子炸彈我也不懂啊！

乙：是，是。

甲：氫氣彈，洲際飛彈，我全不懂。

乙：是是。

甲：王八蛋，臭雞蛋，我……………

乙：你全懂了。

甲：不！我全不懂。

乙：那，你什麼都不懂，你幹嗎要吟這一句詩呢？

甲：啊？我吟這一句詩，是因為我不懂啊！

乙：這……………

甲：就因為我不懂，所以我才吟這句詩啊！

乙：這還像話嗎？

甲：你想，我一時詩興大作，情不自禁，吟了這一句詩，要是我一吟就懂了，那我這詩人還有才華嗎？那我還做什麼詩人呢？

乙：啊！你這話不合邏輯啊！

甲：不，我這話是持之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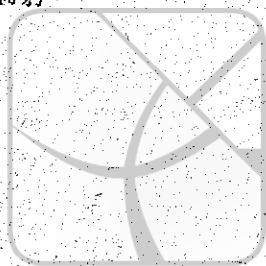
乙：持之有故又怎麼樣？

甲：持之有故則言之成理。

乙：言之成理又怎麼樣？

甲：言之成理則下台鞠躬。

乙：下台鞠躬。



艷福不淺

- 甲：這一回兒，咱們又碰上了。
- 乙：嘻！你最近好像瘦多了。
- 甲：可不是嗎？這些日子以來，我實在好辛苦啊！
- 乙：什麼事兒使你辛苦啦？
- 甲：生活。
- 乙：哎！你又失業了？
- 甲：不。
- 乙：錢又不够花了？
- 甲：也不。
- 乙：那你爲什麼會生活得好辛苦呢？
- 甲：你有所不知啊，我如今是每天都得去跟人家爭了。
- 乙：啊，你去跟人家爭地盤？
- 甲：不，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
- 乙：那你每天都得去跟人家爭什麼？
- 甲：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爲了乘搭巴士。
- 乙：嗯？你自己不是有一部老爺汽車嗎？
- 甲：剛賣了。
- 乙：鬧窮了？
- 甲：不。汽油漲價了。
- 乙：所漲無幾嘛！
- 甲：路稅也增加了。
- 乙：這樣也犯不着就把那部老爺汽車給賣了呀。

- 甲：我這完全是爲了響應政府鼓勵更多人出門乘搭巴士。
- 乙：這好嘛！
- 甲：再說，爲了全星人民之利益起見，大多數人應利用公共交通上班。
- 乙：這才叫做「利之所在，趨之若鶩」。
- 甲：再說，政府意欲進一步改善公共交通，提供更良好、更清潔、更有定時的巴士服務。
- 乙：這都是勢在必行。
- 甲：再說，巴士售票員和德士司機，將會更爲搭客着想及更有禮貌。
- 乙：就是不隨便罵我們的父母，是嗎？
- 甲：再說，乘搭巴士可以養成忍耐的美德和等待的好習慣。
- 乙：也能够遵守時間。
- 甲：再說，乘搭巴士也可以養成集體生活的好習慣。
- 乙：遵守紀律，遵守公共道德。
- 甲：再說，乘搭巴士也可以知道在什麼地方兒「禁止吸煙」，什麼地方兒「請吸煙」。
- 乙：服從指導。
- 甲：再說，乘搭巴士也可以知道什麼地方兒有危險，什麼地方兒是「太平門由此開」。
- 乙：對生和死就有了一個概念。
- 甲：再說，乘搭巴士也可以看到「人上一百，種種色色」。
- 乙：這是「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的社會。
- 甲：再說，乘搭巴士也可以看到低胸的襯衫，迷你的裙子。
- 乙：你是色狼？
- 甲：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
- 乙：正人君子就應該坐懷不亂。

甲：可是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了，我只好自認倒楣，搖頭而嘆曰：「艷福不淺」哪！

乙：艷福不淺？誰個艷福不淺啊？

甲：我啊，賀天，賀大人。

乙：你？嘿！瞧你這副尊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你簡直是朱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你幾時修來的艷福

甲：我也沒說我比你英俊多少，可是這艷福呢，偏偏就有我的，沒你的。

乙：你，你幾時修來的艷福啊？

甲：乘搭巴士。

乙：你混蛋！

甲：你怎麼罵人了，你？

乙：你剛才明明還說你這些日子以來生活得很苦，你幾時修來的艷福？你混蛋！

甲：你怎麼還罵人呢？你！

乙：你剛才明明說你生活苦得你消瘦得多了，你幾時修來的艷福？你混蛋！

甲：你怎麼又罵人呢？你！

乙：你剛才明明還說你每天都跟人家爭，你幾時修來的艷福？你混蛋！

甲：你真是少見多怪啊，要是我每天都不去乘搭巴士，我那會跟人家爭呢？

乙：這話對呀！

甲：要是我每天都不去跟人家爭，我那會艷福不淺呢？

乙：怎麼？你這艷福是爭來的。

甲：可不是嗎？

乙：你，你混……

- 甲：「你混蛋！」
- 乙：不！你混水摸魚。
- 甲：混水摸魚？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我是非禮勿視啊！
- 乙：那你幾時修來的艷福？
- 甲：乘搭巴士啊。
- 乙：我不信乘搭巴士就能修來艷福。
- 甲：我還得爭啊！
- 乙：你是怎麼爭的？
- 甲：我這爭啊，倒是爭得頂有技巧的。
- 乙：還講究技巧啊？
- 甲：就是要準、也要穩、更要狠。
- 乙：準、穩、狠。
- 甲：對了，三位一體。
- 乙：這「準」是什麼？
- 甲：每天早上，我站在車站等巴士的時候兒，遠遠的看見巴士來了，就得先猜一猜它會停在什麼地方，這猜，一定要猜得準。
- 乙：要是不準呢？
- 甲：要是不準，就得跑步，那才麻煩。
- 乙：那麼「穩」又是什麼呢？
- 甲：要是猜準了，巴士果然停在我的身邊，我就得先站穩馬步，準備爭。
- 乙：那你是怎樣跟人家爭呢？
- 甲：爭的時候兒就得「狠」囉！
- 乙：怎麼狠呢？
- 甲：我先來它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站在我前邊兒

的，後邊兒的，左邊兒的，右邊兒的，一股腦兒，毫不客氣的通通給擠開去！

乙：這麼多人你擠得開嗎？

甲：攻其無備啊，他們沒想到我這人一表斯文的，竟然會有這麼一招。

乙：這是絕招。

甲：經過了這麼一擠之後，那一個還能不讓我上巴士呢？

乙：上了巴士之後呢？

甲：上了巴士之後，如有空位，當然又得狠狠地爭。

乙：狠狠地爭？

甲：要是座位早已讓別人給坐滿了，那我就站在車門口兒

乙：幹嗎不走進去呢？

甲：方便我回頭兒下車啊！

乙：你走進去，回頭兒也能下車啊！

甲：你這就有所不知了，現在的巴士，車身越來越長，兩房一廳的政府組屋還不比它長。

乙：是啊！這對老板合算。

甲：回頭兒我要是下車，狠狠一擠，車上本來已經擠滿人了，空間實在不夠，被我擠死幾個事小，要是我還沒擠到車門口兒，巴士已經開了，這對我來說，可就不大合算。

乙：司機也應該等到你下了巴士才開車啊。

甲：那兒啊，他也怕別人在同時也擠上來，巴士可要爆炸了。

乙：你這樣兒站在車門口兒，不怕危險嗎？

甲：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生死置諸度外了。

乙：賣票員不罵你嗎？

甲：有啊！他對着我直嚷：「站里邊兒去啊，里邊兒沒有鬼啊！」

乙：那你就站進去吧！

甲：不！我又是對準了他，站穩馬步，狠狠地瞪着他。於是乎，他就賣票去了。

乙：這好嘛！

甲：可是，有一天就不大好。

乙：噢！

甲：那一天我擠了上去，站穩馬步之後，發覺站在我身邊兒的，是一位高貴的小姐。

乙：這還不好嗎？

甲：她穿着低胸的襯衫，配着狹窄短小的熱褲，兩條腿上滿滿的都是洋元似的爛瘡疤。

乙：這是美中不足，你該勸她穿上絲襪遮掩遮掩。

甲：不，我對那地方兒向來是認為非禮勿視的，我注意的是她那長相好。

乙：她那長相怎麼好呢？

甲：長得清秀。

乙：秀色可餐。

甲：嗯！簡直就像那電影明星劉……劉……

乙：劉小慧。

甲：不，劉恩甲。

乙：噲，那才清秀呢。

甲：這時候兒，她似乎也發現到站在她旁邊兒的是我這麼一位一表人才的正人君子。

乙：這才不尋常呢。

甲：巴士開動以後，我又發現坐在我身邊兒座位上的一位

老太婆，就是我十年前的老鄰居。

乙：誰呀？

甲：她就是時常在「戲劇人生」裏邊兒扮演包租婆的那個。

乙：哦！就是咱們時常在電視螢光幕上看到的那個三姑六婆啊！

甲：對了。而這時候兒她也認出了我。

乙：「哦！你敢情就是賀天，賀大人啊！」

甲：於是乎我就同她打了招呼。

乙：「是啊！十年不見，你這回兒還時常在演戲啊。」

甲：就在這時候兒，我身邊站着的那位高貴的小姐似乎也認出了她就是那位拿手演三姑六婆的電視明星。

乙：嘻！你怎會知道人家認出來了？

甲：因為她對我們的談話，顯得有些兒注意。

乙：這才好嘛！咱們的賀天，賀大人，跟時下最特殊的人物電視明星也打了交道啦！這一回兒，風頭可健呢。

甲：你別忙啊！我身邊兒那位高貴的小姐，開始對我們的談話感到興趣了。

乙：嘻！你又怎會知道人家感到興趣了？

甲：因為她不時還會斜瞧着那三姑六婆，又微微地笑起來了。

乙：這是你瞧了人家，看出來的。

甲：不。倒楣的是當她微微地笑出來的時候兒，偶而也斜着眼睛往我這兒瞧過來。

乙：這樣兒的頻送秋波，事情準會出毛病。

甲：對啊！人家三姑六婆也瞧見了，她誤會，她樂了。

乙：哦！她也微微地笑出來了。

甲：她光是微微地笑了出來，還沒多大關係，不幸的是，

她對着我開口了。

乙：她對你說了什麼？

甲：「你已經結婚了？」

乙：是啊！你是已經結婚了呀。

甲：我點點頭兒回答她。

乙：哦！用表情代替言語。

甲：她又問我：「孩子呢？沒帶出來嗎？有幾個啦？」

乙：這回兒你可沒法兒再用表情來說明了。

甲：是啊，我只好答話：「我還沒有小孩兒呢！」

乙：是啊，你是還沒有小孩兒啊！

甲：可是，這三姑六婆又開口了。

乙：她又說了？

甲：「沒有小孩兒也有沒有小孩兒的好處。」

乙：多有趣！

甲：「小倆口子出入多輕鬆啊。」

乙：她這話說得也對。

甲：可是，這話在我的感覺上就不大對了。

乙：為什麼？

甲：真是我的天啊，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兒，正好用着一種說笑而同時也是親切、關懷的眼光瞧着我身邊兒那位高貴的小姐，而且又微微地笑出來了。

乙：糟了，這三姑六婆顯然是誤會了。

甲：你想，我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去改變她的想法才好。

乙：那麼，這時候兒你身邊兒那位高貴的小姐怎樣啦？她有什麼表示嗎？

甲：我連斜着眼睛瞧她的表情都沒有勇氣了，我的心裏頭

兒只想……

乙：你還想什麼呢？想佔人家的便宜嗎？

甲：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

乙：那你還想什麼呢？

甲：我想我應該找一句什麼適當的話兒，來糾正這位三姑六婆無心的錯誤。

乙：是啊！你是應該讓她明白你身邊兒那位高貴的小姐跟你們這個話題可絲毫沒有關係的呵。

甲：然而，糟了！

乙：怎麼？闖禍了？

甲：來不及了。

乙：又出毛病了？

甲：就在這時候兒，更壞的局面繼續發展下去了。

乙：嗯？

甲：同這三姑六婆坐在一塊兒的那個搭客，突然站起來準備下車了。

乙：這好嘛！你有得坐了。

甲：你表錯情了！人家三姑六婆立刻把那空下來的座位用手給按住。

乙：她還怕讓別人給佔去呢！

甲：接着，她完全不讓人家有考慮的餘地，就一手拉了我身邊兒那位高貴的小姐坐下。

乙：這動機純然是出於好意嘛！

甲：我沒說她惡意啊，你知道她說什麼？

乙：她又說話了？

甲：三姑六婆嘛！

乙：她怎麼說？

- 甲：她親切地對那位高貴的小姐說：「沒座位兒真是怪辛苦的，那兩條腿兒都站痠了呵！」
- 乙：還關心她那滿是爛瘡疤的兩條腿兒呢！
- 甲：更糟糕的是她又轉向我說：「你啊，你恐怕要站到下車囉！不要緊，你是男人。」
- 乙：哎呀！真是名副其實的三姑六婆。
- 甲：接着，她還對那位高貴的小姐說：「我們女人啊，總得支持女人的啊！」
- 乙：哎呀！我的天啊！這一招，誤會不是更加深了嗎？
- 甲：我還能怎麼回答她呢？
- 乙：你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口了。
- 甲：可是，那位高貴的小姐也不對呀。
- 乙：她怎麼說呢？
- 甲：她一句話也不說，就只是微微地笑出來了。
- 乙：我猜她大概是看上你了，瞧你這副尊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那一位趕新潮的高貴小姐，不對你一見鍾情呢？
- 甲：可不是嗎？我也是這麼想，而且也常常這麼想。
- 乙：嘿嘿！英雄所見略同。
- 甲：可是，情勢到了這個地步……
- 乙：你就乾脆來一個順水推舟吧！
- 甲：啊！不！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
- 乙：那麼，就此收場吧，咱們向諸位觀眾說一聲「再見」，下台啦！
- 甲：不！我簡直很難下台啊！
- 乙：啊！你是說情勢到了這個地步，你真是下不了台。
- 甲：就在這時候兒，更壞更壞的局面還在繼續發展下去。

乙： 嗯？又出毛病啦！

甲： 這時候兒，三姑六婆要下車了。

乙： 這好嘛！事情就快結束了。

甲： 那兒啊？她在下車之前，偏偏又留下一個叫人更加難堪的局面。

乙： 哦！高潮啊！

甲： 她一站了起來，就恐怕她的座位讓旁人捷足先登，來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了我的袖子，強迫我坐下去。

乙： 嘿！做人倒頂小心眼兒。

甲： 她還說呢。

乙： 又說啦！

甲： 「好啦！這回兒你倆都舒舒服服了，我下車啦！」

乙： 這好嘛！讓你倆並排的坐在一塊兒。

甲： 「得空小倆口子上我那兒坐去呵！」

乙： 還多關照呢！

甲： 還上她那兒坐呢？我在她這兒一坐，可就不舒服了。

乙： 你什麼地方兒不舒服啦？

甲： 她那座位，燒得簡直可以烘麵包。

乙： 哎呀！你得當心她有沒有一顆四五十年的老痔瘡呵！

甲： 這我倒沒法兒看見，我此時所看見的盡是怵目驚心。

乙： 什麼？

甲： 我的視線一垂下，滿滿兩條腿上的爛瘡疤簡直令人作嘔。

乙： 這就是你跟人家爭來的艷福嗎？

甲： 然而，情勢到了這個地步，還沒個了結呢！

乙： 怎麼？又有高潮啊？

甲： 這個時候兒，我身邊兒這位高貴的小姐可開口了。

乙：她向你說話了。

甲：總不會是向你說的。

乙：哦！她，向你求愛來了。

甲：你別胡扯了。她對我說：「剛才這位老太太演戲是很有歷史的啊！」

乙：「可不是嗎？她演『戲劇人生』，所以她把人生當作戲劇。」

甲：「嗯！你跟她很熟，是嗎？」

乙：「哦！老鄰居嘛！打從我做小孩兒就認識她了，我還讓她給抱過呢？」

甲：「不知道你能不能夠好心介紹我認識她。」

乙：「哦！妳也想認識她呀？」

甲：「可不是嗎？我是她最最忠實的電視劇迷呢！」

乙：「哦！噯！那好極了。」

甲：「而且，我還希望她提拔提拔我呢！」

乙：「哦！她能怎樣提拔妳呢？」

甲：「你有所不知啊！我生平就有一個志願。」

乙：「年青人是應該有個志願的。」

甲：「就是想做一個電視明星。」

乙：「噯！志氣不凡啊！」

甲：「只要能讓我演電視劇，能讓我在電視的螢光幕上露出一露臉兒，我可就心滿意足了。」

乙：「這麼說妳喜歡演戲。」

甲：「可不是嗎？我從小就有演戲的天才。」

乙：「那你能演什麼角色呢？」

甲：「只要不像任劍輝一樣的去反串，我倒是什麼角色都能演。」

乙：「那你比較喜歡演的，是什麼角色啊？」

甲：「譬如千金小姐啦，高貴的少奶奶啦，或者珠光寶氣的交際花啦！除此之外，飛女啦，吧女啦，舞女啦，妓女啦，烏油桶啦，懷春的啦，被拋棄而失戀的啦，瘋婆子啦，三丁弄啦，好吃懶做的啦，花天酒地的啦，死不要臉的啦！三輪古的啦！愛情不專一的啦，水性楊花的啦！……」

乙：喂，喂喂，够了够了。瞧你這副尊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你簡直是朱八戒照鏡子。

甲：裏外不是人，對嗎？

乙：你怎麼知道？

甲：這是你常用來罵我的呀！這回兒，你就這樣兒的罵了她。

乙：不，我還是罵你。

甲：這與我可絲毫沒有關係啊！

乙：怎會與你沒有關係呢？這完全是你一個人在胡扯，你胡說八道嘛！

甲：我那兒敢呢？我是正人君子。

乙：你到底有完沒有？

甲：還沒有啊！更壞更壞更壞的局面，還在繼續發展下去呢！

乙：哦？又有高潮啊？

甲：這三姑六婆千不該萬不該在這事兒過後，就在水仙門遇到了我的媽媽。

乙：這好嘛！老鄰居久別重逢了，想必又有一陣寒暄啊！

甲：可不是嗎？天曉得這事兒倒楣就倒在我的身上。

乙：怎麼？又出毛病啦！

甲：三姑六婆一個開場，就說了：「啊！賀老太太，恭喜妳啦！」

乙：「這喜從何來？」

甲：「你那小狗子賀天啊，可不是已經結了婚嗎？」

乙：「是啊！他那副尊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差點兒還討不到老婆呢！」

甲：「這一回兒妳總算安樂了。」

乙：「哎呀！咱們做父母的，千辛萬苦，還不是指望着這小狗子成家立業嗎？」

甲：「新媳婦兒還好嗎？」

乙：「哎呀！山芭姑娘，沒受教育，什麼事都不懂。」

甲：「哟！賀老太太，妳客氣囉，妳家那媳婦兒啊，真是一個新潮的女性呀！哟哟哟，了不起呢！」

乙：「那兒啊？」

甲：「她套着襯衫，穿着熱褲，簡直新潮死了，見了我啊，還微微地笑出來呢！」

乙：「妳幾時見過她的？」

甲：「那天啊，跟着妳那小狗子賀天擠在巴士裏頭兒，讓我給遇見的。賀老太太啊！妳可別怪我多嘴，妳家那新媳婦兒，身材還好，就是穿着熱褲啊，露着兩條大腿兒，滿滿的都是洋元一般大小的爛瘡疤，多難爲情啊。妳應該告訴她，『爛瘡不可外揚』，要趕新潮，穿件喇叭褲不是一樣兒性感嗎？就像我這樣兒，多時髦啊，拜拜。」

乙：賀老太太一聽，樂了。

甲：那兒啊？她老人家光火了。

乙：啊？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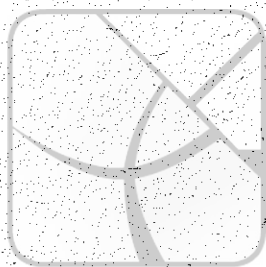
- 甲：於是乎即刻僱了一輛德士。
- 乙：爲了利益起見，利用公共交通。
- 甲：即刻趕回家來。
- 乙：找你老婆算賬。
- 甲：不，是找我算賬來了。
- 乙：你可沒露出腿上的爛瘡疤呀！
- 甲：我腿上也從來沒長過爛瘡呀！
- 乙：那賀老太太找你算賬也錯了。
- 甲：不，她老人家誤會了。
- 乙：誤會？
- 甲：她以爲我是在外頭養了個姨太太。
- 乙：這事可嚴重囉！
- 甲：這還用說麼？她認爲這是丟了祖宗十八代的臉，非得趕出家門不可。
- 乙：那你得請太太幫忙說情呀！
- 甲：有啊！可是她完全聽她的，她們在家里組織聯合陣綫，把我給孤立起來了。
- 乙：這就慘囉！
- 甲：我的媽媽迫着我跪在祖宗面前，我那太太就毫不客氣的過來拉耳朵。
- 乙：這滋味兒可難受啊！
- 甲：所以，我經不起這折磨，現在，我瘦得多了。
- 乙：那你也得找人家幫忙說情呀！
- 甲：有啊！可是結果都讓她們的聯合陣綫給轟了出來。
- 乙：你找過誰呀？
- 甲：我找了我的岳父岳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大叔叔，姑丈姑母，全沒效果。又找了賣咖啡的大頭，附

壁的阿彪和彪嫂，對面的二叔公和二叔婆，你家那老先生，老太太，你姐姐，你姐夫，你嫂子，你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還有那剛滿三歲的老六，這一回兒我可要找你。

乙：你到底有完沒有？

甲：完了。（鞠躬。）

乙：（鞠躬。）



出名有術

甲：越是朱八戒面孔的人，越愛拍照。

乙：越是貧窮的人，就越愛裝氣派。

甲：越是沒有料的文人，他就越喜歡吊書袋。

乙：越想做「作家」的，他就越想出名。

甲：這話不對囉！

乙：人情大體上是如此。

甲：可是，我們這兒就有一位出了名的作家，他越是出名就越不想做作家，他越不想做作家，他就越出名。

乙：嗯？

甲：這個人啊！我雖不敢說前無古人，但是，最低限度也該叫做後無來者。

乙：這個人是誰？

甲：我。

乙：是你啊？

甲：是我，賀天，賀大人。

乙：我倒瞧不出來。

甲：瞧不出來沒關係，我會告訴你。

乙：也不想你是個什麼料？

甲：我的這個料啊，不是普通的料，是一個銅板厚的料，是滴水不漏的料，是來福鎗打不進去的料。

乙：這麼說你有料。

甲：有啊！

乙：你是作家？

甲：出名的作家。

乙：可是你不想出名？

甲：「作家須不慕名利」嘛！

乙：哼！錯了。

甲：錯了？

乙：一開口就外行。

甲：怎麼會外行呢？「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只要我一亮相，許多人就會在心裏慨然嘆道：「作家來也！」

乙：可是我沒聽見啊！

甲：人家嘆在心裏，你怎麼會聽得見呢？

乙：你不是我，你怎麼會知道我不知道呢？

甲：這是行家的看法。

乙：我說你是外行。

甲：難道你是內行？

乙：我雖然不敢冒充內行，但是我知道此時此地，正不知有多少人想做「作家」，做了「作家」，又擔心「懷才不遇」，不能「嶄露頭角」。這堆「作家」，求「名」若渴，却苦於沒有「方法」。

甲：外行！外行！

乙：又說我外行。

甲：這堆「作家」，都懂得吹牛、拍馬、扮小丑、鑽狗洞，於是乎，終日里揸了一塊「作家」的招牌滿街跑。他們有的是「方法」，就在乎用得適當不適當。

乙：那麼，渴望「出名」的人士，為什麼多數喜歡從「作家」下手呢？

- 甲：這是因為做「作家」比做「頭家」容易。
- 乙：何以見得？
- 甲：做「頭家」最少必須擁有半邊店面，或者一個攤位，而做「作家」可就不必這麼麻煩了。
- 乙：然而「作家」是要有作品的呀！
- 甲：這事兒容易解決。
- 乙：偷抄啊？
- 甲：太麻煩。
- 乙：買別人的作品啊？
- 甲：本大利小。
- 乙：那該怎麼解決？
- 甲：不要有作品，譬如我吧！我就是一個沒有作品的作家。
- 乙：要是有人問你：「賀天先生，時常寫作嗎？」那你不是很不好意思嗎？
- 甲：那兒啊？我還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近來寫得比較多，嘿！嘿！」
- 乙：「為什麼報紙上沒看到你的作品啊！」
- 甲：「我用了很多筆名。」
- 乙：「究竟你用了那些筆名啊？」
- 甲：「嘿嘿！恕我不便公開。」
- 乙：原來是這樣啊！
- 甲：你想，對方問到這兒，還敢不知難而退嗎？
- 乙：要是他更進一步地問你：「為什麼你不便公開你的筆名呢？」
- 甲：「嘿嘿！我賀天，賀大人生平最不喜歡出名。」
- 乙：哦！原來你就是因此而成了一位出名的作家。
- 甲：可不是嗎？

乙：但是你沒有作品啊？

甲：作品？多少錢一斤啊？

乙：嗯！

甲：「出名」才是大事。

乙：要是你遇到文藝圈裏的朋友，那你怎麼說？

甲：放心，我自會告訴他我正在寫一部「新儒林外史」，足以和吳敬梓，吳老頭兒比一比。

乙：「新儒林外史？」

甲：這是劃時代的大著作，我打算用三十年的時間來寫這部著作。

乙：三十年？好長啊！

甲：是啊！誰還敢叫我拿出作品來！

乙：簡直無賴。

甲：不！我是「有賴」的。

乙：「有賴」？

甲：我有賴於我對於一切出名的方法，懂得活用。

乙：你的方法可以公開嗎？

甲：這方法是不傳人的。

乙：秘訣啊？

甲：你想每個人都學了我這出名的方法，豈不使出名作家，多於南畝的農夫，多於機上之工女，多於在庾之粟粒，多於周身之帛縷，多於九土之城郭，多於市上之人語？

乙：然則你不公開秘訣，今日的作家也多如過江之鯽啊！

甲：可是這堆「作家」，如果學不到我的方法，到死都不會出名，結果是飲恨終身，何苦？

乙：你不是說他們有的是「方法」嗎？

甲：他們所用的方法已經太俗了，再玩下去，西洋鏡可要被拆穿了。

乙：何以見得呢？

甲：有一則賀人結婚的廣告，在新郎的名下赫然註明「青年作家」四個字。這就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俗套。

乙：嘿！有這種事啊？

甲：有啊！你不信可以去問。

乙：問誰？

甲：問我，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乙：「作家」變成銜頭了。

甲：報紙上曾經有一位「仁兄」，他和一個女的登了一張「喜締良緣」的照片，旁邊還說這位「仁兄」「年青有爲，學貫中西，是我國一名年輕作家。」

乙：「作家」而又「年輕」，更冠上「我國」，不愧是「爲國爭光啊！」

甲：這種事兒，你如果不信也可以去問。

乙：問誰？

甲：問我。

乙：是你親眼看見的？

甲：可不是嗎？這張「喜締良緣」的剪報，至今我還視爲珍品的保存着，以備求「名」若渴的「作家」們隨時函索，參考，效尤。

乙：賀大人用心良苦了。

甲：去年還有一位老的死了，他的兒子在發新聞稿的時候，也沒有忘記特別聲明「其哲嗣也是我國一名年輕作家。」

乙：年紀輕輕就死了父親，實在可憐。

- 甲：可是他「死父」（閩音）做「作家」，這種「仁風義舉」是應該加以表揚的。
- 乙：要是一出世就死了父親，豈不是成了「嬰兒作家」嗎？
- 甲：是啊，還沒斷奶呢！
- 乙：要是一個遺腹子……
- 甲：那就在他媽的肚子裏做作家。
- 乙：真是「別開生面」。
- 甲：可是，這些方法都不行。
- 乙：不行？
- 甲：凡夫俗子。
- 乙：俗不可耐？
- 甲：最近有人研究了「廣告學」之後，替求名若渴的作家們想出了三個「出奇制勝」的方法。
- 乙：可以介紹一下嗎？
- 甲：第一個方法是在報上連刊三天廣告。第一天廣告上除了黑綫圈邊，只在中間放一個大問號。第二天在問號的下面，印上「賀天書局出版」。第三天才是全書的廣告。
- 乙：這是學人家的電影廣告嘛！
- 甲：第二個方法是在電視台放映廣告片。第一個鏡頭是一個男人。
- 乙：女人行嗎？
- 甲：男女都行。只要他嘶喊着：「愛情，愛情………」然後又喊着：「我恨，我恨………」
- 乙：這是什麼玩意兒？
- 甲：接着，就是一個女人美妙的場外聲喊着：「請買一本青年名作家賀天先生著的愛情小說『愛與恨』。」

乙：這是學人家「以羅」菓子鹽的電視廣告！

甲：第三個方法是展示「貨色」。這方法事先要經過一番化裝。

乙：作家也擔任了演員啦！

甲：「愛情」作家不妨風流倜儻些，要是能油腔滑調也行。

乙：現身說法啦！

甲：「頹廢」作家只要幾天不沖涼不梳頭就行了。

乙：然後呢？

甲：然後就去沿門兜售。

乙：兜售什麼？

甲：兜售自己的著作。

乙：哦！這是學人家「真真好」涼茶。

甲：這些方法，你說行嗎？

乙：行啊！作家們只求「出名」，都不擇手段。

甲：不行。都是模仿人家的，不能標新立異。

乙：不是「創作」？

甲：而且，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拍電視廣告片等等，都得花很多錢，作家那會有這麼多錢呢？

乙：是啊！情難守，意難忘，錢難賺！

甲：更糟的是最後那「現身說法」一途，不免要失作家的尊嚴，也表現不出作家的氣派。

乙：是啊！賀大人別有一番見識。

甲：還是我的方法行。

乙：你有什麼好方法呢？

甲：我打廣告，效力最宏大。

乙：嗯？

甲：我如果現身說法，氣派十足，我的風度，自能讓廣

的羣衆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乙： 嗯？

甲： 我能得到新聞界支持，爭取警方的合作。

乙： 哎喲！

甲： 而我不必著作，我也更不需要花費半分錢的廣告費。

乙： 賀大人真是神乎其技了。

甲： 結果，誰都知道我是一個出名的作家，而我自己却没有作品，我也不喜歡出名。

乙： 那麼，我要求你把你的出名方法傳授給我，行嗎？

甲： 行！不過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乙： 什麼條件？

甲： 從此以後，你必須去告訴每一個你所認識的人。

乙： 告訴他們什麼？

甲： 你去告訴他們：「偉大的名作家賀天先生，他生平最不喜歡出名。」

乙： 賀天先生不喜歡出名？

甲： 即使你要寫情書。

乙： 出名和寫情書有什麼關係？

甲： 千萬要告訴你的小親親。

乙： 告訴她什麼？

甲： 「賀天先生不喜歡出名。」

乙： 哦！照辦，照辦！方法教來。

甲： 我告訴你，每天晚上，當電影放映之後，我都到電影院的經理室去。

乙： 去幹嗎？

甲： 去找他們的經理。

乙： 找他幹嗎？

甲：找他幫助我出名。

乙：人家會答應你嗎？

甲：使他上當啊！

乙：你怎麼使他上當呢？

甲：我對他說：「經理先生，我的朋友賀天先生在戲院裏邊看戲，現在他的老婆大人要生產了，我得即刻找他回去。」

乙：「你自己進去找他。」

甲：「經理先生，你裏邊黑不溜秋的，叫我怎麼找呢？我又不知道他的座位在那兒，我想最妥當的方法，還是請你在銀幕上放一個幻燈吧！賀天先生看到了，他一定會跑出來的。」

乙：「不行啊！戲正在放映。」

甲：「經理先生，老婆生產，這是大事；爲國育『嬰』，非同小可。」

乙：這一來可嚴重了。

甲：於是乎經理就說了：「好啦！你自己寫。」說了就拿出一張小小的玻璃片，叫我自己寫上去。

乙：那你怎麼寫？

甲：於是乎我就寫下：「名作家賀天先生請即刻到停車場去，有人找你。」下面還寫道：「經理室白」。

乙：然後呢？

甲：然後等他把幻燈片送了出去，我就向他說了一聲「謝謝」，溜了。

乙：正牌的名作家賀天先生溜了？

甲：溜了！

乙：溜上那兒去？

- 甲：溜向另外一間戲院去，如法泡製。
- 乙：這廣告打的好。
- 甲：效果也好，你想戲院裏頭幾百名觀眾，誰能看不到我賀天，賀大人的大名呢？
- 乙：行！你真行。
- 甲：而我却不必要廣告費。
- 乙：好手法！
- 甲：出類拔萃。
- 乙：那你又怎麼爭取新聞界的支持呢？
- 甲：這個容易。我去找一個全校最壞的中學生。
- 乙：最壞的學生？
- 甲：最好是已經記了兩個大過，又讓校長在週會上公開罵過的。
- 乙：你找這種學生幹什麼？
- 甲：我問他要不要得到校長的讚美？馬上變成最好的學生？
- 乙：他當然要囉！
- 甲：可不是嗎？於是乎我發薪的那一天，幾百塊錢的薪水都放在錢包裏，叫他送到報館去，說是路上拾到的。
- 乙：拾金不昧，這小子的行為值得表揚。
- 甲：可不是嗎？第二天報上登出了這一條新聞和他的照片，於是乎我就去報館領回我的薪水了。
- 乙：可是，又有誰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名作家賀天先生呢？
- 甲：你別急啊！我到了報館，拿了錢包，就對編輯老爺說：「這筆錢啊，是要應付我們一家的衣食住行啊！幸虧讓這好孩子拾到了，要是落在別人的手裏，我可要找一根繩子來吊頸了。」於是乎就表現出悲喜交集的

表情。

乙：編輯老爺必然大受感動囉！

甲：他不感動就不是人了。至此我就抓住他感情的弱點對他說「我真是感激這個誠實的好孩子，請您安排一個機會讓我和他見面，行嗎？」

乙：這是應該的。

甲：報館爲了宣傳他們幫助讀者做了一件好事，於是乎一面一安排，照片一拍，明兒又有新聞了。

乙：可是，人家宣傳的不是你。

甲：別忙，我教那個最壞的學生在會面時對記者老爺說「這位就是我最崇拜的名作家賀天先生啊！真沒想到我找到的錢包是他的，我能原璧歸趙，我真痛快啊！」

乙：這手法新鮮。

甲：在拍照的時候，我特地裝出一副大作家的氣派，尊嚴十足。照片刊登出來，你想我賀天，賀大人這一副面容，那一點不像名作家。

乙：你應該好好的報答這個壞孩子啊！

甲：別忙！爲了表示對這個壞孩子的感激，我拿了五十錢送給他。

乙：你幾時變得這麼濶氣了？

甲：別忙！我事先已經教他了。

乙：教他什麼？

甲：我教他說：「拾金不昧，這是咱們新加坡共和國的民應有責任啊，我怎麼可以接受你老人家的酬金呢」

乙：曄！不愧是我國好公民啊！

甲：你想這麼一來，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做了名作家，變成了好孩子。

乙： 他的校長一定想不到這孩子變得這麼快。

甲： 可不是嗎？他還在週會上把他請出來，當衆讚美一番呢！

乙： 是啊！從此以後，他可能洗脫了壞學生的罪名了。

甲： 旅遊促進局爲了宣傳新加坡，也一定會特製一個銀盾送給他，同時還邀請我前去觀禮，拍照，發新聞。

乙： 萬一人家知道你們是串通的，那怎麼辦呢？

甲： 那毫無關係啊，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他們也只能把假的當作真的了。

乙： 爲什麼？

甲： 爲了宣傳啊！這對他們也有好處。

乙： 萬一被他的校長知道上當了，那怎麼辦呢？

甲： 你想他能教出這麼一位「誠實」的學生，這是他的光榮。他就是明知道我們串通的，他還願意揭穿嗎？

乙： 是啊！賀大人果然出名有術。

甲： 要是這樣「出名」還不過癮的話，可以叫我的老婆拿了我的相片向警察當局報案。

乙： 報案？

甲： 就說我賀天，賀夫人已經失踪了。

乙： 你怎麼會失踪呢？

甲： 叫我的老婆去告訴警長：「賀天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他寫了很多文章，也得罪了很多，不知道會不會讓人家給謀殺了。」

乙： 謀殺？

甲： 這事兒嚴重得很哪！

乙： 可不是嗎？

甲： 警察當局一定要向報界發表這一條新聞。

乙：那是必然的。

甲：於是乎報紙上又有我的相片了。

乙：可是，你怎麼會失蹤呢？

甲：別忙！過幾天我露面了，到警察局去消案。

乙：那你怎麼向警察老爺交代呢？

甲：我說我到朋友家去小住，一時忘了告訴老婆大人。

乙：那警方怎麼處理這事呢？

甲：他們又向報界發表另一條新聞：「名作家賀天先生已經平安回家團聚了。」

乙：好手法！高潮迭起。

甲：你想這麼一來，還有那一個瞎了眼睛的，不知道我賀天，賀大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名作家呢？

乙：可是，你到底沒有作品啊！

甲：唉！假如我有作品的話，我可就不必這樣煞費心機的求「名」若渴了。

豐富語言藝術

甲：我說「世風日下」。

乙：人心不古。

甲：您錯了，是「人心太古」。

乙：明明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您怎麼偏偏要說是「人心太古」呢？

甲：我說這話有道理，有證據。

乙：那就請您拿出證據來吧。

甲：我每天打開報紙總是看到……

乙：搶劫、謀殺、強姦的新聞。

甲：不，您弄錯了，這些都很平常，不能算是新聞。

乙：那麼跳樓、跳海、吃安眠藥。

甲：不，您又弄錯了，這些都太平常，也是不能算新聞。

乙：那您每天打開報紙，總是看到什麼？

甲：我每天打開報紙，總是看到一些古人。

乙：呵！就是那些社團領袖，大人先生們死掉的新聞是嗎？

甲：不，您又是弄錯了，是寫古詩的古人。

乙：寫古詩的怎麼就是古人呢？那些人還活着嘛！

甲：活人哪！

乙：是活人嘛！

甲：活人不寫活詩，去寫古詩，這豈不是人心太古了嗎？

乙：嘿！有道理。嗯！可是現在也有一班年青人，他們看到一朵花，就寫「夏日的玫瑰」；看到一片海，就寫

「海語」；看到一隻鳥，就寫「我的心在飛翔、飛翔、飛翔呀」！

甲：這班傢伙都是無病呻吟。

乙：那麼寫文章就應該在生大病的時候寫，才會呻吟囉！

甲：不，您又弄錯了。文章要寫得好，必須先豐富語言藝術。

乙：語言也叫做藝術啊？

甲：不錯。這事兒很多人不懂，只有我懂。

乙：那就請您談談怎樣豐富語言藝術吧！

甲：要豐富語言藝術，就得先學講話。

乙：胡說八道，世界上除了啞吧以外，哪一個不會講話？

甲：您又弄錯了，我是說學習講好的話。

乙：哦，我明白了，就是說寫文章的時候要講好話。

甲：對了。

乙：不要講人家的壞話。

甲：您又弄錯了，我說學講話，就是學習語言藝術，等到有藝術的語言豐富起來，文章自然能夠寫得好。

乙：反過來說，沒有豐富的語言藝術，文章就寫不好。

甲：而話也講不好。

乙：話不是早就會講了嗎。

甲：不，沒有豐富的語言藝術，就沒有辦法把肚子裏頭的意思，給表達出來。

乙：您這話我不懂。

甲：譬如有一個人，他講話總喜歡用「他媽的」，有一次他對朋友說：「這他媽的天氣，真是他媽的，他媽的再這樣下去，什麼都要他媽的。」

乙：「他媽的」大半天，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 甲：這就是他沒有豐富的語言藝術。
- 乙：依你這麼說，寫文章跟講話的關係可密切囉。
- 甲：對呀！文章就是話，話就是文章。同樣的一句話，不同的人說出來，就有不同的方式。
- 乙：對。福建人說大便是「放屎」，日本人說「放屎」就是「萬歲」。
- 甲：噯呀！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同樣的一句話，給同樣的幾個人講出來，就有幾種不同的方式。
- 乙：這，我還是不懂。
- 甲：好！我舉個例子。有一次我看了一場古裝戲曲，舞台上出現四個是人物，一個巡按大人，一個是地方官吏，一個是衙門裏的走狗，還有一個乞丐。
- 乙：乞丐來幹什麼？
- 甲：您聽我說，那時正是天降大雪，地方官吏正在衙門裏招待巡按大人喝酒，走狗在一旁侍候，乞丐在門口避雪。
- 乙：真是一幅好雪景啊。
- 甲：只聽得巡按大人唱了一句「大雪紛紛落地」。
- 乙：飲酒賦詩，別有情調。
- 甲：對了，地方官吏接着唱：「想必皇家瑞氣」。
- 乙：這是拍馬屁。
- 甲：可是那走狗也馬上接下去，唱道：「再下三天不妨」。
- 乙：一幅奴才相，隨聲附和。那乞丐有沒有唱啊！
- 甲：有呀！他唱道：「放你媽的狗屁」。
- 乙：再下三天大雪，他是會凍死的。罵得好！罵得好！
- 甲：對啊！你看這四句詩是不是代表四個人物，四種身份？
- 乙：也代表四種性格。有的文雅，有的庸俗。這叫做雅俗

共賞。

甲：這就是語言藝術。

乙：那麼我們應該學那個文雅的呢？還是學那個庸俗的？

甲：我們兩樣都學。

乙：兩樣都學。

甲：我們學那文雅的來描寫文雅的人，學那庸俗的來描寫庸俗的人，文章就會生動。

乙：描寫一句話也要這麼麻煩？

甲：嘿！你有所不知。一句話，你可不能小看它，這裏頭可要累積了整個文化的歷史背景囉！

乙：這麼嚴重？

甲：現在有一些人講話，就像駝背的放屁一樣兒，彎彎曲曲的，真不够心直口快。

乙：那麼說話就應該像你放屁一樣，挺起胸膛放出來，才會正直。

甲：噯呀！我不是這個意思。

乙：因為你並不是駝背呀！

甲：我是說表達那種人物，就該用那一種人物的語言，才够藝術。

乙：這，我還是不懂。

甲：好！我再舉一個例子。「愛情」這東西你總該知道吧！

乙：知道。我上個月和您姐姐談過愛嘛！

甲：一個歌迷說：「愛情像霧又像花。」

乙：是有這麼一首華語流行歌曲嘛！

甲：一個詩人說：「愛情就像一首詩。」

乙：是一首情詩。

- 甲：一個商人說：「愛情是要看行情的。」
- 乙：早晚時價不同。
- 甲：可是一個推銷員說：「談愛情就像是車大砲。」
- 乙：三十六吋的大砲亂車。
- 甲：你說他們四個人那一個說得最對？
- 乙：噢，都對嘛！
- 甲：這就是語言藝術了。四句話代表四種人物，四種身份，四種性格。
- 乙：而且，都有人的氣味。
- 甲：對了。語言要有人的氣味，才有靈魂。文章能够做到這一點，就是好文章。
- 乙：要是做不到這一點呢？
- 甲：那麼看起來就好像在看電話簿，好像在翻日曆牌一樣，沒勁兒。
- 乙：可是現在也有很多年青人拿日曆牌來寫文章呀！
- 甲：哪兒啊！
- 乙：一月的天空白；二月的天空藍；三月的海水看起來和四月的不大一樣；五月的鴿子滿天飛；六月裏我把愛分給太陽；七月……
- 甲：噯呀！這都是在諷刺那般無病呻吟的傢伙，叫他們應該痛改前非。
- 乙：可是人家年紀輕輕也是作家嘛！他們趁着父親死掉的好機會，在報紙上發新聞稿，自稱青年作家。
- 甲：這是爲了出風頭。
- 乙：死掉父親也好拿來當作出風頭的機會嗎？
- 甲：您有所不知，現在的年青人，爲了出風頭，都是不擇手段的。

乙： 啲！

甲： 我認識一個根本不懂得文藝為何物的小學教員，他結婚時也厚着臉皮在報紙上發新聞稿，大言不慚的自稱青年作家。

乙： 喂！您怎麼越扯越遠呢？再回頭來談談咱們的語言藝術吧！

甲： 對了，剛才講到那兒啊？

乙： 講到語言要有人的氣味。

甲： 對了，對了。語言要是沒有人味，就像一張電報稿一樣，簡直是枯燥無味。一個人說話要是枯燥無味，那他到情場上追求女孩子，就注定要失戀，他去法庭上打官司，就一定會被判驅逐出境。

乙： 那怎麼樣才能使語言藝術豐富起來呢？

甲： 要使語言藝術豐富起來，有三個方法：第一要觀察，第二要聯想，第三要記憶。

乙： 爲甚麼您的「一二三」裡沒有一樣是要看書的。

甲： 看書沒有用啊，書看得多了，寫起文章來就像背棺材走路一樣，完全被「之乎者也」纏死了，死了就沒有活人的氣味。

乙： 那麼您的方法更簡單一點行嗎？

甲： 行。第一，多看。

乙： 您剛才不是叫我別看書的嗎？

甲： 我沒有叫你看書呀！我是叫你多看牆壁。

乙： 牆壁有什麼東西好看呢？

甲： 嘿！牆壁上好看的東西可多着呢！

乙： 哪兒呀？

甲： 你去看公共廁所的牆壁，或者是政府組屋的電梯裏，

不是時常有人寫字題詩嗎？真是琳瑯滿目。

乙：那是廁所文學。

甲：你別小看它是廁所文學呀！那些都是生活經驗很豐富的大作家的手筆。

乙：有什麼好看呢？都是在罵你媽媽的。

甲：罵你媽媽的那些你不要看。

乙：除了罵你媽媽之外，我看不到什麼？

甲：有啊！有一回我看到兩句話。

乙：還能背嗎？

甲：能。「沒做官兒說千般，做了官兒是一般。」

乙：嘿！真是一針見血啊！還有嗎？

甲：「任他雪山高萬丈，太陽一出化長江。」

乙：嘿！有道理。

甲：「城牆上的草，風吹兩邊倒。」

乙：看風把舵。

甲：「風箏放得高，跌下來是一團糟。」

乙：這比喻真好。

甲：「脫掉褲子放屁。」

乙：多此一舉。

甲：是多此一舉嘛！

乙：還有嗎？

甲：有。有一次我看到一首詩：「妓女愛情，祖宗無靈，銀紙花了，難回家庭。」

乙：這是一隻迷途羔羊。

甲：有一次我看到 Nancy, O.U.T. Robert C.K.P.

乙：O.U.T. 是什麼意思？

甲：烏油桶。

乙： C.K.P. 又是什麼？

甲： 欺哥伯！

乙： 哦！這個作者一定被 Robert 橫刀奪愛。這是失戀者的憤怒。還有嗎？

甲： 還有圖畫，畫的是您知我知。

乙： 還有別的嗎？

甲： 有，不過那些我不便在這兒對您講，有空你自己去看看，最好也帶一本筆記簿去抄。

乙： 很好。除了看牆壁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豐富語言藝術？

甲： 大坡柴船頭廁所旁邊那些講古佬，怒髮衝冠的罵街潑婦，擺拆字攤位的算命先生，吞玻璃鐵釘、賣大力丸的江湖流浪漢等等，這些人都是我們豐富語言藝術的老師。

乙： 可是他們有很多都不認識字的呀！

甲： 但是他們有的是經驗，有的是氣魄。他們都是大風大雨，大山大海的過來人。豐富的生活磨練出他們豐富的語言，貧窮和苦難使他們的語言藝術豐富起來。

乙： 嘿！有道理。

甲： 有一回我在船上，聽一位老人說蘇州的女人漂亮？

乙： 蘇州是出產美人的地方。

甲： 寧波的女人醜陋。

乙： 粗聲大氣的。

甲： 於是乎他就說：「寧可跟蘇州的女人吵架，不要和寧波的女子談情。」

乙： 嘿！這比喻可妙極了。有趣！

甲： 實在有趣。有一回我在華北，聽見一個女人在街上罵

人，她大聲說道：「混你個連親帶眷。」我細心一想，嘿！這句話只有七個字，可是發展起來，縱橫數萬哩，上下幾千年，統統包括在裡面。

乙：那女人真是雄心萬丈，氣象萬千啊！

甲：她想像力的豐富，簡直不會輸給齊天大聖孫悟空。

乙：可是，您別太得意了，這句話連您也被罵了。

甲：何止我呢？您也是其中之一啊！連觀眾當中，也找不到一個是漏網之魚呢！

乙：喂！您可別得意忘形呀，再講下去，我們的觀眾可要生氣了，回頭臭鴨蛋、香蕉皮，够你嘗的了。

甲：那咱們還待在這兒幹嗎？

乙：走。

甲：走！

乙：慢着！——下台鞠躬。

甲：下台鞠躬。

朋友有通財之義

- 甲：常言道：「朋友有通財之義。」
- 乙：我聽說，借錢容易，討錢可不容易。
- 甲：你兩個月前向我借了一千塊錢。
- 乙：是啊！
- 甲：一個月前你又向我借了一千塊錢。
- 乙：我是向你借過兩次一千塊錢啊！
- 甲：可是半個月前你又來向我借了四千塊錢。
- 乙：是啊！我總共是向你借了六千塊錢，我沒有賴呀！
- 甲：當時你答應我這六千塊錢在一個星期以後全部還清給我。
- 乙：是啊！借錢還債，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 甲：可是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你還沒有還過我半分錢呀！
- 乙：哎呀！我就是爲了這借錢的事，現在正想去找你。
- 甲：哦！找我還錢？
- 乙：不！再找你借錢。
- 甲：這是怎麼回事啊？
- 乙：你有所不知，咱們倆到了這個時候，都已經是中年了。
- 甲：是啊！可是這中年跟借錢還債又有什麼關係呢？
- 乙：大有關係！一個人到了中年的時候，身邊如果有個女兒，這到底是一件快樂的事。
- 甲：是啊！你身邊不是正好有個女兒嗎？

乙：不過，這個女兒必須八歲，或者是二十八歲，可千萬不能只有十八歲。

甲：那你女兒今年幾多歲啦？

乙：不幸得很，小女今年剛好十八歲。

甲：十八歲不是最危險的年齡嗎？

乙：可不是嗎？她差點兒沒把命送掉啦！

甲：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乙：你聽我說，假如我女兒今年只有八歲，那她壓根兒就不得出風頭是怎麼一回事。

甲：是啊！小小年紀，懂得什麼？

乙：反過來說，假如我女兒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了，那她壓根兒就不想再去出風頭了。

甲：對啊！二十八歲的女人，想出風頭未免嫌太老了一點。

乙：不幸的是我女兒今年剛好十八歲，你說她怎麼甘心情願的不去出風頭呢？

甲：十八歲就非出風頭不可嗎？咱們也都會經有過十八的年華呀！

乙：你說的是，咱們當年十八歲的時候，「三更燈火五更雞。」

甲：「正是男兒立志時」啊！

乙：可是現在時代不同啦！尤其是女孩子，十八歲正好是彩色青春，她們不找機會出風頭，未免辜負了自己，也未免對不起上帝啊！

甲：十八歲究竟要怎樣出風頭呢？喂！你女兒是不是很漂亮？

乙：要是很漂亮的話，早就大功告成了。

甲：那麼，她一定是長得很醜陋了。

乙：要是醜陋還好，她就會自動不去找麻煩了。

甲：這話到底是怎麼講的？

乙：不幸的却是她長得並不漂亮，又不醜陋，而她本人却認為美極了。

甲：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乙：就是因為她本人認為美極了，而今年又剛好十八歲，所以她就非出風頭不可。

甲：那她是怎樣出風頭的呀？

乙：她去參加歌唱大比賽。

甲：這好呀！你女兒不是也能哼幾句嗎？

乙：壞就壞在她也能哼幾句。

甲：這還壞嗎？

乙：假如她完全不會唱歌，那她壓根兒就產生不出要去參加歌唱大比賽的念頭，而我也不至於有那麼許多麻煩了。

甲：是啊！不會唱歌，壓根兒就不能參加歌唱比賽。

乙：假如她很會唱歌，而去參加歌唱大比賽，說不定第一名那三千塊錢的現金獎，早就拿回來讓一家人皆大歡喜了。

甲：是啊！等於中了一次萬字票。

乙：然而她到底是不行的，於是乎我就勸她最好不要。

甲：畢竟是「知子莫若父」啊！

乙：但是，我的老婆却完全贊成了。

甲：哦！果然是「知女莫若母」囉！

乙：於是乎，我的老婆就向我要了一千塊。

甲：女兒參加歌唱比賽要一千塊？

乙：對呀！買化妝品啦，訂製時裝啦！我老婆說這是廣告

宣傳。

甲：哦！你太太是開時裝店的，是嗎？

乙：不，廣告宣傳的是我的女兒。

甲：替你女兒做廣告宣傳。

乙：是啊！我太太說這是一個商業社會，什麼商品都得上顧客上門之前，向他們做好廣告宣傳。我老婆是個商業天才啊！

甲：可是這廣告宣傳跟歌唱比賽毫無關係啊？

乙：是啊！我也是這麼說。可是我老婆說人家的商品還不是想靠歌唱比賽也打廣告嗎？要不然獎金和獎品打從那兒來呢？

甲：這話說得也對啊！可是你女兒到底不是商品呀！

乙：是啊！可是我老婆說，女兒十八歲了，不打點廣告，怎會有金龜婿上門求親呢？

甲：看來這一千塊錢的廣告費是花定了。

乙：是呀，於是乎我就在兩個月前向你借了一千塊錢。

甲：好一個商業天才呀！

乙：於是乎去報名時穿新衣，去試音的時候穿新衣，初賽的時候穿新衣，複賽的時候穿新衣，半決賽的時候穿新衣，我們兩老的一路都去捧場，也一路穿新衣，連女兒的化妝品、鞋子、絲襪、首飾，等等等等，一千塊錢全花光了。

甲：那麼比賽的結果呢？

乙：還沒開花，那會結果呢？

甲：這話怎麼說呢？

乙：在半決賽的時候，我女兒不幸被評判團給一脚踢出來了。

甲：這麼說一千塊的本錢也完了。

乙：這就叫做「偷雞不着，反而虧了一把米。」

甲：然則，一個月你怎麼又向我借了一千塊錢呢？

乙：哦！這第二次的一千塊錢嗎？真是說來話長，一言難盡。

甲：我看你就慢慢的說吧！

乙：此次失敗以後不久，我的女兒突然心血來潮，說是新加坡的歌唱界人才濟濟，恐怕撈不起來，這一回她要到板城去大展雄才了。

甲：哦！撈過界啦！

乙：我也對她說了：「常言道：『不是猛龍不過江』，妳這敗軍之將，怎麼可以跑到那遙遠的地方去跟人家爭一日之長短呢？」

甲：你說得對呀！

乙：可是她說，許多本國落選的歌唱人才，還不是轉移陣地，到別的地方去比賽，結果都抬了個「冠軍」衣錦榮歸。

甲：這可能是「本地薑不辣」吧！

乙：就在這個時候，我老婆興緻勃勃的開口了。

甲：她贊成嗎？

乙：她雖然明知道自己的女兒不行，可是她也是一千個一萬個的贊成了。

甲：這又是甚麼道理？

乙：她的目的是要為女兒打廣告呀！

甲：又是商業天才。

乙：她說我們不管甚麼，只要有機會，就得替女兒搞好宣傳工作，等到廣告打開了，訂單自然就像雪花一樣的

紛紛飄來。

甲：純粹是做生意。

乙：於是乎，我又向你借了一千塊錢。

甲：又是裁製新衣啊？

乙：不！這回是用在我們一家三人來來去去的飛機票。

甲：啊！還坐飛機啊？

乙：你想不坐飛機怎麼行呢？時間就是生命啊！

甲：從這兒坐飛機來往檳城，也用不着一千塊錢啊？

乙：那兒啊？試音要坐飛機，初賽要坐飛機，複賽要坐飛機，半決賽要坐飛機，我們還住華麗的酒店呢！

甲：大決賽的時候更要坐飛機。

乙：不！在半決賽的時候，我的女兒又是被評判團一脚給踢出來了。

甲：這一來，一千塊錢不是又不翼而飛了嗎？

乙：不！這回是有翼而飛的。

甲：你還說有翼啊？

乙：我們坐的噴射式飛機是有翅膀的呀！

甲：好，算你有理，那麼半個月前為什麼又向我借了四千塊錢呢？

乙：哦！就是最後一次向你借的四千塊錢嗎？

甲：是啊！

乙：這四千塊錢真是來得清，去得明。

甲：哦！這回是乘火箭去蘇聯參加歌唱比賽。

乙：不！檳城的歌唱比賽失敗歸來，不久，我的女兒又嚷着要去學駕車。

甲：駕車？

乙：是呀！她認為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漂亮的小姐不會

駕車怎麼像話呢？

甲：女孩子駕車到底是一件時髦的事呀！

乙：而我的老婆也認為女兒學會駕車，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

甲：哦！出門兜風也方便，是嗎？

乙：不！她說女兒學會駕車了，叫沒有汽車的窮小子一輩子也追不上。

甲：就連有汽車的公子哥兒追她，也得用新車開足馬力，加油。

乙：對了，對了，對了。於是乎她就學車了。

甲：現在學會了。

乙：對呀！很快的她就學會了，可是她沒有汽車。

甲：哦，於是乎你就向我借了四千塊錢，買了一部汽車給她。

乙：不！她學會了駕車以後，就常常向朋友借了汽車，載了一些朋友出去兜風。

甲：這一來倒花了不少錢，是嗎？

乙：這些小錢倒是不要緊。

甲：小錢不出，大錢不入。

乙：可是，結果適得其反。

甲：反了？

乙：而是如果小錢不出的話，大錢就永遠不出。

甲：這話怎麼說呢？

乙：你想她常常駕了別人的汽車出去，怎麼會不鬧事呢？

甲：哦！跟借車給她的朋友鬧翻啦！

乙：那兒啊？是汽車跟她鬧事了。

甲：哦！汽車出毛病了？

乙：簡直比出毛病還要嚴重呢！

甲：這是怎麼一回事？

乙：有一天晚上，她們幾個朋友，又是駕車出去兜風，汽車到了九曲十三彎那兒就停下來，於是乎大夥兒就下車去玩。

甲：這時夜色是多麼的幽靜啊！

乙：可是不知怎麼的，大概是汽車沒有停好，機件沒有弄妥，那汽車來個趁人不備，向前一滑，就從九曲十三彎那山上滑到巴西班讓海裏去了。

甲：啊！人沒受傷吧！

乙：人是平安，可是汽車完了。

甲：那怎麼辦呢？

乙：還會怎麼辦嗎？我只好向你借了四千塊錢賠償人家啦！

甲：可是汽車總有保險的啊？

乙：有啊！

甲：那麼找保險公司賠償不就得了嗎？

乙：可是人家保險公司不肯賠啊！

甲：世界上沒這道理呀！

乙：有啊！保險公司的章程上，並沒有一條說保險公司有責任賠償一個故意把汽車推到海裏去的呀！

甲：但是妳女兒並沒有故意把汽車推下海呀！

乙：可是汽車跳海的時候，一大夥人沒有一個受傷，這話說不過去啊！

甲：可是汽車沒跳海呀，它是自個兒滑溜溜的溜下去的呀！

乙：對呀！但是保險公司認為汽車不會無緣無故的溜下海去的呀！

甲：可是這汽車溜下海去是有緣有故的呀！

乙：什麼有緣有故啊？

甲：嗯！汽車沒停好，不就溜下去了嗎？

乙：對呀！可是人家保險公司認為理由不能成立啊！

甲：結果這事怎麼辦呢？

乙：結果我不是向你借了四千塊錢嗎？

甲：是啊！

乙：四千塊錢賠償人家不就了事嗎？

甲：啊！可是你不是說一個星期以後，完全還清給我嗎？

乙：是啊！這話是我的老婆說的。

甲：可是這話分明是你對我說的呀！

乙：這是我的老婆教我這麼說的。

甲：但是一個星期已經過去了。

乙：是呀！我也問過我的老婆啊！

甲：你是怎樣問她的？

乙：我說：「老婆大人，你到底是憑了什麼答應人家一個星期以後一定可以還清呢？」

甲：她怎麼說？

乙：她說是算命說的。

甲：算命怎麼說呢？

乙：算命的說她這一期的大彩票一定會中，於是乎她就買了卅張，她相信不中頭獎，也會有個人圍或者安慰。

甲：可是這一期的馬票已經開啦！

乙：是呀！她當然是不中啦！中了我還不還你錢嗎？

甲：那麼？

乙：那麼我又責問我的老婆啦！這六千塊錢總得想個辦法還給人家呀！

甲：她會有辦法嗎？

乙：她在沒有辦法之中，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來啦！

甲：那好呀！

乙：她說我們的女兒參加了兩次歌唱大比賽，最近又因為汽車跳海的事，被小報當作頭條新聞，現在終於成了名小姐啦！

甲：廣告收效了。

乙：現在在追求她的公子哥兒們已經不少了。

甲：顧客上門啦！

乙：其中有一位據說還是千萬富翁的獨生子，叫做羅皮爾。

甲：羅皮爾？

乙：我的老婆想叫他們先訂婚，要一顆一萬塊錢的金鋼鑽訂婚戒指，戒指拿來了，立刻換一隻假的給我女兒戴上，真的呢就拿去賣掉來還你的錢。

甲：這好呀！

乙：這是不是我那位有商業天才的老婆在沒有辦法之中想出來的辦法嗎？

甲：那麼訂婚的事順利嗎？

乙：十分順利，他們小兩口子明兒一早就要舉行訂婚典禮了。

甲：這麼說，明兒一早你就有一顆價值一萬元的大金鋼鑽戒指了。

乙：可不是嗎？

甲：恭喜！恭喜！

乙：可是這事兒人算不如天算啊！

甲：哦！中途變卦了？

乙：果然是在中途發生變卦了。

甲：這是怎麼回事啊？

乙：昨天晚上，我女兒駕車載了羅皮爾，從勿洛沿着東海岸回來，不幸車到了中途，給翻了。

甲：哦！那怎麼辦呢？人都平安嗎？

乙：可憐的羅皮爾，他死了。

甲：啊！那麼你的女兒呢？

乙：我女兒啊？她沒有死，她受了重傷，說是一隻手臂必須鋸掉了。

甲：手臂要鋸掉？這不是太慘了嗎？

乙：是太慘啦！但是這手臂鋸掉，對於她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

甲：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

乙：「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這麼一來，她也可以安份守己的做一輩子女人了。

甲：那麼你呢？

乙：我？我也不必爲她而惹來許多麻煩了。

甲：那麼她現在呢？

乙：她現在還在醫院裏，我正等着錢用，現在正想去找你呢！

甲：找我借錢？

乙：是啊！希望你再借我四千塊錢，總數欠你一萬塊錢。

甲：可是一萬塊錢的數目太大了，而且羅皮爾已經死了。

乙：這個你放心，下個月一號我就全部還清給你。

甲：可是下個月一號你那來的一萬塊錢啊？

乙：我去向賀天、賀大人拿一萬塊錢來還給你不就成了嗎？

甲：可是賀天、賀大人那兒呢？

乙：賀天、賀大人那兒我十五號再向你拿一萬塊錢還給他，不就成了嗎？

甲：可是我這兒呢？

乙：你這兒我到了一號再去向賀天、賀大人拿來給你，不是一樣嗎？

甲：可是賀天、賀大人那兒呢？

乙：賀天、賀大人那兒到了十五號我再來向你拿給他不是一樣嗎？

甲：可是我這兒呢？

乙：你這兒每逢一號我去向賀天、賀大人拿來給你，賀天賀大人那兒每逢十五號我就來向你拿過去給他。

甲：這樣你不是很麻煩嗎？

乙：假如你怕麻煩我的話，以後每個月一號我叫賀天、賀大人自己拿錢來還你。

甲：賀天、賀大人那方面呢？

乙：賀天、賀大人那方面，以後每個月十五號你自己拿錢過去還他。

甲：那麼你呢？

乙：我？我不就可以減少了許多麻煩嗎？

甲：這好呀！

乙：我想的法子那會不好呢？

甲：現在你先從那邊回去，我也從這邊回家，等會兒我再送四千塊錢上你家去，不就功德圓滿了嗎？

乙：對啊！這就是「朋友有通財之義。」

甲：下台鞠躬。

乙：下台鞠躬。

誇誇世界

甲：老王賣瓜。

乙：自賣自誇。

甲：走江湖，賣膏藥的，打了鑼鼓，自吹自擂，誇他的藥到病除。

乙：唱流行歌曲的先生小姐們，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甲：現在連搞文藝的小子們，也誇得不甘人後囉！

乙：就是賣臭榴槤的臭頭阿三，也誇他是紅肉乾包的。

甲：在咱們這個社會啊，想撈一碗飯吃，實在是不得不誇。

乙：不誇不行。

甲：於是乎人人在誇，處處在誇。

乙：誇誇世界。

甲：在這芸芸衆生的誇誇世界裏，誇得最厲害的人，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乙：是你。

甲：不！咱們講相聲的，誇不了什麼，誇多了也誇人家不死。

乙：那麼是誰呢？

甲：商人。

乙：商人？

甲：咱們這個商業社會，商人不誇，商品是賣不出去啊。

乙：這是理所當然。

甲：可是商人誇口却又自成一門學問。

乙：什麼學問？

甲：廣告學。

乙：廣告也稱得上學問嗎？

甲：嘿！這玩藝兒沒有人懂，只有我懂。

乙：只有你懂！

甲：現在，我來教給你懂。

乙：收徒弟啦！

甲：商品這東西是脫離不了廣告。

乙：是為商業廣告。

甲：於是乎商業的社會裏廣告比比皆是，廣告無奇不有，廣告無所不在。

乙：廣告無孔不入。

甲：君不見馬路上大型小型的貨車，都畫上了五顏六色的廣告。

乙：是為廣告車。

甲：現在連私家汽車也弄上了廣告。

乙：那兒啊！

甲：什麼牌子的汽車，就寫上什麼牌子的汽車的廣告。

乙：哦！「Sell it and buy a 什麼什麼」的，是嗎？

甲：對了。你花錢買一部汽車，你就得天天替汽車廠在馬路上賣廣告。

乙：而不收他們的廣告費。

甲：牆壁上也是廣告。

乙：是為牆壁廣告。

甲：低的地方被貼上街招、海報。

乙：高的地方畫了一大片的廣告圖畫。

甲：還設計了活動的霓虹燈，大放光明。

乙：對呀！

甲：連咱們家裏的牆壁，也免費替他們掛上廣告。

乙：掛到咱們家了。

甲：他們送你一張日曆牌，你就得免費爲他們掛一年的廣告。

乙：對呀！

甲：他們送你一個茶杯，煙碟，你的桌上就有他們的廣告。

乙：嘿！咱們上當了還不知道。

甲：電影銀幕上也放映廣告。

乙：是爲電影廣告。

甲：戲院老板不管觀眾喜歡不喜歡，一大堆的廣告還是照放不誤。

乙：那麼觀眾要來幹嗎？

甲：觀眾要來做電影戲院的廣告。

乙：觀眾做了廣告？

甲：君不見銀幕上時常放映的廣告字幕嗎？

乙：有啊！

甲：「本戲院每月有多少萬的觀眾，在本戲院放映廣告，效力最宏大。」

乙：嘿！咱們的觀眾上當了還不知道。

甲：報紙也不例外。

乙：現在報紙上的廣告真是與日俱增。

甲：他們重量不重質。

乙：就是多多益善，是嗎？

甲：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總是在最顯要的地方看見一大片廣告。

乙：報紙好像有義務爲讀者刊登廣告。

- 甲：而讀者却也有義務做報紙的廣告。
- 乙：哦！讀者做了廣告？
- 甲：君不見報紙時常刊登自己的廣告嗎？
- 乙：有啊！
- 甲：「本報擁有多少萬的讀者，在本報刊登廣告，效力最宏大。」
- 乙：嘿！咱們的讀者上當了還不知道。
- 甲：除此之外，播音有廣告，電視有廣告。
- 乙：同樣的，咱們的聽眾上當了，也都還不知道。
- 甲：雜誌有廣告，叢書也有廣告。
- 乙：文藝書也來印上廣告。
- 甲：學校爲了招徠學生，也登廣告；教會爲了招徠信徒，也一樣登廣告。
- 乙：還派發單張呢！
- 甲：地方酬神，答謝神恩，那些善男信女們也都有登廣告。
- 乙：酒吧、夜總會、歌廳，天天都有廣告。
- 甲：現在連理髮廳也有廣告。
- 乙：你說，死人登不登廣告？
- 甲：社會上死了一個有錢佬，一連登了好幾天的廣告。
- 乙：真是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 甲：於是乎，廣告就變成了文丞相文大人的浩然正氣，它充沛在廣大的天地之間，無所不在。
- 乙：照你看，廣告這玩意兒，不！這門學問，以甚麼花樣耍得最多？
- 甲：女人與老虎。
- 乙：胡說八道，這麼大的都市，那來老虎？
- 甲：就是因爲大都市沒有老虎，所以就有人要放一隻老虎

- 在你的油桶里。
- 乙： 哦！我明白了。
- 甲： 連做男子漢的時候，也是要從虎標的什麼東西開始的。
- 乙：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 甲： 明白就好了，可千萬不要說出來。
- 乙： 說了會殺頭嗎？
- 甲： 說了就是廣告。
- 乙： 哦！對了，對了，那麼，女人呢？
- 甲： 這女人哪？
- 乙： 女人？
- 甲： 說起女人啊！真是一言難盡。
- 乙： 哦！那你倒說說看。
- 甲： 有一天，我駕着我的那輛老爺車，在半路上一個穿太空裝的女人截住了。
- 乙： 哦！
- 甲： 只見伊人那雄赳赳，氣昂昂的姿態，固然使我自慚形拙，而伊人那玉潔冰清，明眸皓齒，真不愧是紅粉佳人，天生尤物。
- 乙： 她要攔你幹嗎？
- 甲： 伊人搔頭弄姿，嫣然一笑。
- 乙： 哦！要你「隆幫」她，是嗎？
- 甲： 伊人天香國色，有鬚眉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
- 乙： 她到底要你幹嗎？
- 甲： 哦！你說什麼？
- 乙： 她要你幹嗎？
- 甲： 哦！伊人要我跟伊人打油。
- 乙： 打油啊！

- 甲：就是爲了打油。
- 乙：那你打了沒有？
- 甲：你看我能不打嗎？我要是不打，我的老爺車可不幹了。
- 乙：真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 甲：還有一次啊！我走在街上，迎面來了一位紅衣女郎，只見伊人手上拿着一個盒子，見了我就笑瞇瞇地說：「先生，請吃糖吧！」
- 乙：多親熱呵。
- 甲：這是糖菓商的廣告。
- 乙：這甜姐兒一定是糖菓商的女兒。
- 甲：還有一回，我經過一間雜貨店門口，冷不防閃出一個白衣小姐，她冰肌玉骨，吐氣如蘭，那雙纖纖的玉手，攔住了我的去路。
- 乙：攔路打劫啊！
- 甲：不，只見伊人拿了一杯黑不溜秋の流汁，叫我喝了。
- 乙：哦！施茶啦。
- 甲：不。我喝了以後，伊人就對我說，這叫做什麼精，喝了不但能提神醒腦，而且還會滋陰補陽。
- 乙：滋陰補陽。
- 甲：這又是廣告。
- 乙：真噱頭！
- 甲：可不是嗎？女人的廣告花樣可多呢。
- 乙：女人真成了商家的活寶。
- 甲：還有死寶。
- 乙：死寶？
- 甲：就是不會動的女人。
- 乙：死了？

甲：不，是女人的相片。

乙：哦！用女人的相片來做廣告，是嗎？

甲：對了。化妝品的廣告需要女人，時裝店的廣告需要女人，金店需要女人，內衣，三角褲，通通要靠女人打廣告。

乙：這都是女人的玩藝兒，沒女人打不成廣告。

甲：可是藥品也是靠女人打廣告。

乙：女人也得吃藥呵！

甲：一些跟女人全沒關係的東西，也得靠女人來打廣告。

乙：大家對女人有興趣嘛！

甲：汽車廣告有女人，電器廣告有女人，百貨公司的廣告有女人，銀行的廣告有女人。

乙：對啊！

甲：汽車輪胎的廣告，拍了一個穿三點式，比丘尼游泳衣的女人來號召羣衆。

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甲：原子筆的廣告，拍一個女人的大屁股，說是「她坐了我的原子筆。」

乙：簡直是「侮辱斯文。」

甲：洗頭水的廣告拍了一個女人在洗澡。

乙：簡直是「春光外泄」。

甲：照相機的廣告拍了一個女人背影，什麼都沒有，只穿一條三角褲。

乙：簡直叫人「想入非非。」

甲：含有充足鐵質的補酒，拍了一個半身赤裸裸的女人只穿一條乳罩。

乙：簡直「肉麻死了。」

- 甲：男人的髮膏也要靠女人穿了乳罩和三角褲來打廣告。
- 乙：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
- 甲：你想廣告跟女人的關係密切不密切？
- 乙：簡直是有廣告的地方就有女人。
- 甲：有女人的廣告就有乳罩和三角褲。
- 乙：怪不得我那個六歲的孩子，現在也會畫大脯乳的動物了？
- 甲：可見沒有女人，天下的廣告都要黯然失色了。
- 乙：而且有口也誇不出什麼花樣來。
- 甲：還有一種廣告，誇口誇得真有噱頭。
- 乙：你倒說說看。
- 甲：前年我去日本，無意間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
- 乙：說些什麼？
- 甲：廣告上說：「本公司服務的女職員，可以前去當場表演，悉照尊意，請撥電話。」
- 乙：有電話號碼嗎？
- 甲：有啊！
- 乙：幾號啊？
- 甲：零零一四九二八。
- 乙：你撥電話嗎？
- 甲：別忙！我先在旅館開個房間，撥了個電話過去，不久，這間公司的女職員果然應召而來。
- 乙：漂亮嗎？
- 甲：只見伊人長得眉目清秀，面貌姣好，跟風塵中的女子截然不同。
- 乙：哦！是一枝獨秀，是嗎？
- 甲：你知道來了以後怎樣？

- 乙：既來之，則安之。
- 甲：對了。只見伊人嫣然一笑，先叫我照章行事。
- 乙：照章行事？
- 甲：根據他們公司的章程，女職員應召前來，先得向她買書一本。
- 乙：哦！這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 甲：我當然一手交錢，伊人也一手交貨。
- 乙：這很公道嘛！
- 甲：接着我就請教伊人：「廣告上說的『當場表演』，就請妳表演來看吧！」
- 乙：你不愧是好色之徒啊。
- 甲：於是乎，伊人果然笑迷迷的當場表演了。
- 乙：哦！你真是色中餓鬼啊！
- 甲：你道伊人表演什麼？
- 乙：不是表演那種事嗎？
- 甲：那兒啊！伊人表演的是團體操練習啊！
- 乙：那種事跟團體操有什麼關係？
- 甲：書上印的都是團體操練習的圖畫，伊人就照着書上的姿勢，當場表演啊！
- 乙：哦！不是表演那種事啊？
- 甲：團體操跟那種事有什麼關係呢？
- 乙：這回你可是上當囉！
- 甲：我沒上當啊！
- 乙：嘿！還嘴硬呢！
- 甲：廣告上說的是「當場表演」啊！
- 乙：沒錯啊。
- 甲：他們可沒有說當場表演那種事啊！

乙： 哦！是你自己想入非非啊！

甲： 我沒有想入非非啊，是你想入非非啊。

乙： 那麼事情到了這地步，你怎麼辦呢？

甲： 我？我對伊人肅然起敬，送伊人出門。

乙： 哦！錢給人家賺了，還得對人家肅然起敬啊？

甲： 人家是推行健康文娛活動，咱們怎能心存邪念，唐突人家呢？

乙： 嘿！真够噱頭。

甲： 還有一種廣告，壓根兒就不讓女人登場也誇得更够噱頭。

乙： 哦！廢除女人制度？那你倒說說看。

甲： 那年我在香港，不知怎麼的，香港的臭蟲多得不得了。

乙： 是你帶去的嗎？

甲： 不。臭蟲這東西繁殖力很強，蔓延又廣，很多人家被搞得寢不安席，好事難成，真是苦不堪言。

乙： 用殺蟲劑不就行了嗎？

甲： 不行啊！香港的臭蟲從那一年起，都學會了反抗殺蟲劑的本領，這種藥品遇上了他們，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啦！

乙： 哦！臭蟲也能修齊治平了。

甲： 而且這種本領還會遺傳呢！

乙： 那還了得！

甲： 香港成了臭蟲的安樂園啦。

乙： 香港變成臭港了。

甲： 於是乎我本着治世救人之心，在報上登了一則分類廣告。

乙： 啊，你出面干涉了。

- 甲：廣告的標題是「消滅臭蟲，經濟驗方」。
- 乙：哦！你還有藥方啊！
- 甲：不！是驗方。
- 乙：驗方。
- 甲：這驗方是我們家祖傳的，當太平盛世，是決不傳人的。
- 乙：不傳。
- 甲：可是當天下大亂的時候，我不得不出來救國救民啊。
- 乙：哦，你做到了治世賢臣哪！
- 甲：於是乎我就在廣告上說明：「單料四角，雙料八角，郵票通用，原班回件。」
- 乙：還有單料和雙料啊。
- 甲：廣告一登，三天之內，我收到定貨的信就有二百多萬封。
- 乙：佔了香港總人口的一半。
- 甲：你想人家被臭蟲搞得苦不堪言的時候，一見有消滅臭蟲的驗方，再看到價錢又便宜，怎麼不來信定貨呢？
- 乙：那你怎麼辦呢？
- 甲：我當然是回件寄到，決不食言。
- 乙：那是怎樣的驗方。
- 甲：單料的驗方，我用豆腐大小的一方白紙，上面寫着一個黑字：「抓」。
- 乙：「抓」？
- 甲：當然要抓。
- 乙：這不是你騙人嗎？
- 甲：我沒騙人啊。
- 乙：一張白紙上寫了一個黑字，賣給人家四角錢，還不是騙人嗎？

- 甲：我這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
- 乙：童叟無欺，那你是專欺青年人，是嗎？
- 甲：也沒有啊。我的廣告上分明寫着「驗方」啊，就是「靈驗的方法」，你沒理由說「貨不對辦」啊！
- 乙：說的是。
- 甲：再說消滅臭蟲的方法，除了「抓」以外，還有什麼比這更經濟而靈驗的嗎？
- 乙：好，算你有理。那麼那些付八角錢買雙料的，你寄了什麼回件？
- 甲：當然也是白紙寫上黑字囉！
- 乙：寫些什麼？
- 甲：「勤抓」！
- 乙：「勤抓」？
- 甲：「勤抓」不是比「抓」更有效嗎？
- 乙：「抓」是單料，「勤抓」是雙料。
- 甲：對啊！
- 乙：一個字四角，兩個字八角。
- 甲：對啊！
- 乙：吃人！
- 甲：你可別小看這一兩個字的驗方，這是我爺爺傳給我爸爸，我爸爸再傳給我的。
- 乙：難道別人就不會抓臭蟲嗎？
- 甲：我沒說出來別人就不會去抓，可是經過我一語道破了，人家才知道這種最經濟的方法，實在是比什麼殺蟲劑還要靈驗。
- 乙：我不相信香港半數以上的人，不會上門來找你算賬。
- 甲：那兒啊？他們用了我的驗方，一天之內，整個香港的

人，都從臭蟲的襲擊中被解放出來了。

乙：這一來誇口却誇得恰到好處了。

甲：你不也知道嗎？這是一個誇誇世界。

乙：我看新加坡沒有臭蟲之患，連蚊子也快要絕種了，你來到這兒，還能誇嗎？

甲：我依然也能誇啊！

乙：你怎麼誇？

甲：自誇！

乙：誇些什麼？

甲：不信你就聽着：新加坡共和國相聲名演員賀天，賀大人現在要向諸位觀眾榮譽宣佈！

乙：宣佈什麼？

甲：下台鞠躬。

乙：哦！對了，下台鞠躬。

面設計：歹 羊



賀 天 相 聲 集
賀 天 著

野草

出版社出版

YEE-TSUA PUBLISHING HOUSE
3279, Jinjans North Kuala Lumpur, Malaysia.

松柏印務貿易有限公司印刷

No. 2, Taman Kok Doh, Segambut, Kuala Lumpur.

一九七七年五月出版

定價 \$1.70